

我怎樣 通過大小涼山



邊疆問題叢書
梁邱區第一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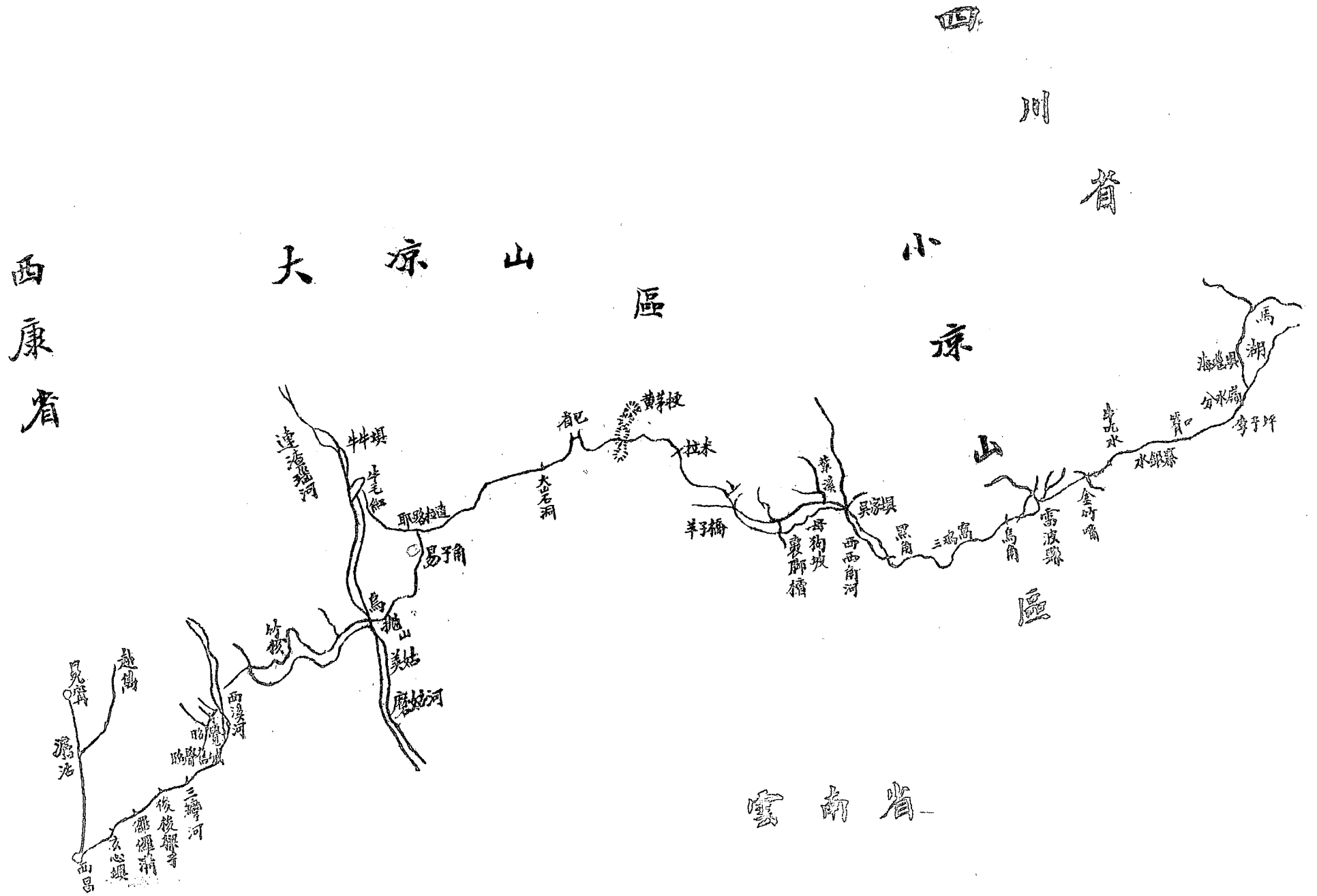
文通書局印行

梁甌第著

邊疆問題
叢書
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

文通書局印行

川康大小凉山形势图



序

民國廿八年夏，作者奉管理中央庚款董事會命，考察川康社會及教育。是年十月，行抵西康省屬西昌縣，于欣逢湘北大捷嘉音的翌日，與錢誠同工，重讀學辭，冒險涉足川康滇邊境大小涼山區域，經昭覺而至雷波，歷時月餘，與原始住羣的僑胞相寢處，艱苦備嘗。出山後關於學術性的研究報告，曾撰為「川康邊民之社會及其教育」，約廿萬字，交會付刊，部分的民俗材料，亦包括在內，本書之作，可說只是研究報告的素描小品而已。

關於涼山僑羣的調查工作，據作者所知，把那些在涼山邊境作研究諸先生除外，遠在作者之先，曾有常隆慶先生的二次觀光，馬長壽先生的一次探測，常隆慶先生有雷、馬、屏峨調查記一書問世，馬先生的報告迄未發表，因此，本書之間世，在激發邊疆社區研究底風氣上，尙具有拋磚引玉的意義。

與本文有關的文著，作者尙有涼山裸體的社會及其教育一文，載中山學報第三期；川康裸體的教文，載西南邊疆第十五期，讀者如有興趣，不妨參看。

錢誠先生于廿九年秋回川後，因不耐長途風霜之苦，體弱略血，不治逝世，作者謹將此書，獻與同患難，共艱苦為時一年的工作旅伴——錢誠先生以資悼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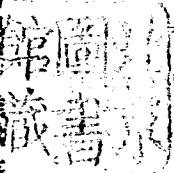
我 怎 樣 通 過 大 小 標 准

梁 匪 第 續

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

一、行不得也哥哥

△……▽ 在四川，西康，雲南的邊境，那裏有一大塊山脈綿延的地帶，雖然是一
△……▽ 涼山—— 中國腹地，可是從來沒有人能够輕易的走過。那裏面居住着一種被
△……▽ 謎的世界 號爲「中華民族的鐵豆」底人民，他們在山川奇峻的環境中特險自固
△……▽ 他們常常跑到外面來掠人劫貨，他們正在膨漲地擴張他們的地盤，鄰近他們防線的地
區，房舍被焚燒了，財產被擄掠了，土地被沒收了，人民被奴役了。他們用最原始的野
蠻作風戰勝了鄰居，有一個縣份整個被摧殘了，有一個縣份只剩下了五分之一的土地和
人民，有好幾個縣份他們的威儀正在伸入，有些地方僅保留着交通線的安甯，在縣與縣
之間被遺棄了多量的土地，這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。清朝爲了他們用了幾次上萬的大兵
，糜費了占四川總收入五分二的糧餉，民國以來，千戶，百戶的數目天天增多，當娃子
的漢人也不斷的發展，他們雖然同是中華民族的子孫，但被認爲西南的心腹大患。他們
的生活幼稚，文化落後，然而從來未給以同化力最強自稱的漢人同化過。他們自稱爲「
六彝」，漢人叫他做羅羅，英法人類學者稱他做獨立羅羅，邊地的老百姓叫他做蠻子，



叫他做夷人，他們住的地方，去家叫做夷集。夷集的地方永遠是一個謎。四川的俗話說：『大小涼山，滿地金銀』又說：『打開雷昌屏，世上無窮人』，眼紅的人雖然多，進去的人却是絕無僅有。

大小涼山的所在地，四川省的邊境是雷波，馬邊，屏山，峨邊四縣，西康省的邊境是越嶲，西昌，甯南，會理四縣，雲南省的邊境是昭迪，永謀，永仁三縣，他們的輻員正在急速的增大，饜饜的是跡已經踏入了冕甯，鹽源，鹽邊和甯東，他們把鄰近的番人，苗人，都攆走了，三十年前出版的府，廳，州，縣志，已經有了邊務，邊防的專章，現在地方官的唯一政事，也就是辦『夷務』。

我從康定東下，一路上甯屬，就到蘆碛見了漢人談夷務，越嶲屬城外，一到天黑，就有夷人來掠物擄人，小相嶺的富（林）西（昌）大道，要逢廢曆的三、六、九趕哨的時期才敢走路，民衆一提起饜饜就該虎色變，因此更引起我研究饜饜的興趣，在越嶲，我曾由縣府武裝保護到一個近郊的熟夷家里觀過光，但是我仍不自覺滿意。我開始立下通過涼山的宏願，這個宏願一直到了西昌才逐漸自熱化。

△……▽ 在西康甯屬八縣，一提起鄧秀庭將軍，大約沒有人會不知道他的鼎鼎大名，他之所以享受盛譽的原因是在於他對饜饜的武功戰績，甯屬夷人聽見了鄧將軍只有搖頭吐舌，甯屬縣郊暫時的安定，不能不歸功于

他，他現任甯屬靖邊司令，手下有二十連的兵士，其中十八連是夷兵，二連是漢兵，他本人熟悉夷情，精通夷語，他的生活具有二分之一的夷化，我在冕甯縣的瀘沽鎮會見了他，他才伴送着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從登相營回來。

在他的「秀廬」門前站着二個揸槍赤脚的夷兵，等他接見了我，我們談過二點多鐘的話，聽了不少關於他自己的牢騷。最近西昌鬧過一次夷務會議，他在窩林提的五年三期計劃被修正了，他的「軍事第一，墾務及政治跟軍事走」的主張也被易為「政治重於軍事」，「軍事備而不用」，所以他老大的不高興，鄧將軍今年四十九歲，歷任營長，團長，夷務指揮等職，他少的时候曾被掠入夷巢當娃子，夷名「丁克底」，後來逃了出來，他的治夷方針，堅決的主張「武力第一」。越傷，冕甯，西昌一帶，際他用兵之後，夷患稍靖，因為他用的是夷兵，酋長忍飢受寒，爬山涉水，又勇敢善戰，體質性格，生活習慣，跟夷人一樣，夷人也沒奈何！鄧氏的治夷辦法，除自統夷兵，以夷治夷外，主要二種手段：一種是誘夷制夷，夷人貪利忘義，只要餌以鎗彈，銀子，子可殺其父，弟可殺其兄，鄧氏利用這個弱點與夷人間的仇怨關係，引誘他們互相殘殺，以便坐享漁人之利，還有一種辦法是「以白殺黑」，原來夷人有黑白兩種，黑夷是道地的羅羅，白夷是給羅羅搶擄進去當「娃子」（即奴隸）的漢人，回番，和苗人，其中百分之九是屬於漢人，這種白夷經過了數代的同化，數典忘祖，本知不覺自認爲夷人，鄧氏看清楚這一點

便提倡白夷歸漢，不受黑夷壓迫，白夷因而覺悟叛反者甚衆，凡是歸漢之白夷，都殺死了黑夷，緝了保甲（現有四十八甲）歸鄧氏節制，這也是鄧氏夷兵取給的源泉。這樣一做，黑夷恨他極了，曾以一萬二千兩銀子買通了鄧氏的便弁，把他行刺，那時候他還抽大煙，正躺在榻盤邊吞雲吐霧，一鎗掠過他的身前，把他的大妻打死老母擊傷，他自己幸未刺中。發生了這件事，他屠殺了幾十家黑夷，他殺黑夷要斬草除根，連嬰兒，老人都不能倖免，因為黑夷仇怨心重，留下禍根，他日一定要圖報復。鄧氏倚藉了這二個辦法，他的大名傳遍夷地，黑夷一提起了他，都不寒而慄。可是鄧本人沒有政治認識與學識修養，每剿一支夷人，剿平之後，除了責令繳認投誠費，迫黑夷坐贖聽差之外，便收兵回朝，毫無善後計劃，仍舊讓夷人自生自滅，土地礦藏，沒有開發，生活教育，更自談不到。而夷兵的燒殺，掠擄，跟夷人沒有兩樣，故夷人敢怨而不敢言，更加重了對漢人仇恨的心理。

鄧將軍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套黃呢軍服，大烟已經戒掉，態度陰沉，談話的時候很倔強，口認爲治夷只有費用武立威，再加以撫慰，收編少數純良黑夷，強迫全體白夷歸漢，把那些叛叛的黑夷驅于康藏邊境的金沙江一帶。他的意見雖然失之偏激，簡單，但他的二十四年治夷經驗，有許多獨到的見地是不能不尊重的。

在二度的拜訪中，我都曾提出周遊涼山的計劃，請他指導，他對於我的這種企圖，

表示極端不可能，並且再三的說，他政令所能及的地方，只限于越雋、冕甯、西昌、頂多只能够到昭覺附近。涼山夷人，野蠻強悍，不服王法，萬一要出了意外，他不能負責，至於安全的保障，更無從保障起。最後，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現在談夷務的人都有他一套的辦法，不久我鄧秀庭也要解甲歸田，將來有一天他們找到鄧秀庭的時候，我鄧秀庭也無法負責了。」言下無限的酸澀，對我通過涼山的提議，他解嘲的說着：「也許他們有辦法，你去問問他們吧！」他指的是主張「政治重于軍事」的人物。

△……▽ 到了西昌，西昌正鬧着不脛而走的霍亂，好容易訪問了委員長西昌行營，在西昌……營，西康省甯屬屯墾委員會，談到涼山問題，他們都表示愛莫能助，△……▽ 西昌行營現在正在考慮進行夷地禁種的工作，一時也很感到棘手，屯墾委員會是專辦甯屬夷務和墾務的機關，其職權等於南路的省府行署，現設有夷地指導區十二處，以改善夷人生活，宣傳漢夷平等，實施屯墾生產，進行政教合一為主要方針，但只限于已投誠的熟夷地面，生夷地帶自不能負責。在數次的拜訪和宴會中，知道西康省府正在努力改變過去「個人本位」治夷作風為「國家本位」的治夷大計，修正過去「各自為政」的治夷辦法為「統一集中」的治夷方案，現在他們辦理夷務的口號是「漢夷平等」「黑白平等」「政治重于軍事」，以前勒收投誠費，見面禮的苛例，和「要盤子」「發盤財」的惡習，已予以嚴重的打擊。今年七月劉主席南巡的時候，就有幾支夷人

開風投誠，所以工作進行很順利。現在屯軍委員會是辦理夷務的較高機關，委員長由劉文輝自兼，司委庭的部隊也歸該會節制，該會分設總務，邊務，禦務三處，以後夷人的投誠，剿撫事宜，概由它來主理，以矯正過去向某縣長，某駐軍，某團紳投誠的弊害，俾屯軍會的措置留得于柔，郊秀庭則持之太剛，兩者似有調解的必要。在方針上黑白平等，漢夷平等，當然比以夷制夷，以自殺黨高壓，在方法上先政治後軍事也比純粹軍事合理，不過問題點在於工作的幹部是否能勝任地執行這一工作，幹部沒有經驗往往走上抑遏和衷，難免自的局而，同時，黑白不等，並沒有解放自夷，廢除階級的意思。其結果恐易流入黑夷親漢以自重，白夷永無見天日之時，這也值得我們考慮的。

在涼山我晤到了不少夷務，備夷情的朋友，接受他們不少的教益，就中如常隆慶，張化初，麥爾諾（法國神父），陳立剛，伍鳳鳴，曲木藏羊（夷人）諸位先生，尤其尋常隆慶，麥爾諾兩位先生。常先生是第一次走過涼山的科學探險者，對於涼山情形的敘述，裨益於我以後的旅途，至深且大。同時，精力總遜我入涼山考察的也就是他，他是地質學研究者。同時也是熱忱遊蕩的人物，麥爾諾先生已經是鬚鬚皓白的六旬老者，他研究僂僂語文已經十八年，編有僂語常用字彙，僂語字典，僂語文法等書，並且將公教聖經譯成了僂文，他這種沉默的努力和忍耐的工作，真使我們慚愧、自羞，以外國的傳教士，竟不揮頰勞，越俎代庖來替我的做這雜鉅大，精密的研究，不由不使我感覺到

無限的恐懼。借助了麥神父的幫助，在酉昌我學習了一點樸素的口語與文法常識。這是
很遺憾的，在我們懂夷務的先生寥寥無幾，竟找不出半個有麥神父治學精神和方法的人物。

麥神父很鼓勵我去跑夷地，他對於政府「以一概十」的籠統治夷政策，甚不滿意，
他很誠懇的說：「在甯屬，所謂通夷務辦夷務的人，多半沒有到過真正的夷地，他們所
懂的夷務，只不過是那些接近交通線，跟漢人溝通了的熟夷，他們便自以爲已經知道了
夷情的一切，這樣夷務怎麼能辦得好呢？」

常隆慶先生除了把涼山旅途應有的準備告訴了我之外，更認真的給我一個箴告：「
大家不勸你進涼山，是珍惜你的生命和健康，這是出於由衷的友誼，當然是應當感謝的。
我之所以勸你進涼山，却是本自國家民族的前途，本着學術界同仁應有的態度，所願
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，到涼山工作的人太少了，你們研究社會科學的更應該觀光
一下，只要你決心，你就走遍了涼山的一半了。」

那些阻勸我不入涼山的朋友，一方面是出於他們職務上的無法負責，恐怕出了事不
好交代，他方面也因為關於涼山的傳說太惡劣，而事實上也的確帶有冒險性，即以近事
而論，譬如三年前馬邊法教士的殺殺，到現在還懸案未結，上年甯府參議莊學本到昭覺
，即受了極大審察和虛驚，中央研究院馬長壽先生在路途中也換過夷人的耳光，同時到
涼山去的幾批都是由雷波來酉昌，由酉昌到雷波的很少。所以，除了常隆慶外，誰也不

也不敢保證此行的安全的。

承屯糧委員會的好意，由他們派一個夷兵帶送我到昭覺，昭覺以後由我自己處理，我迅疾地把行期決定了，匆匆地就準備了起來。

△……………△
艱難……………
的工作……………
▽……………▽

第一項的準備工作就是伏役問題，到轆行，滑杆行，堆棧去找，這些轆子轆夫們一聽到是進涼山，都不願意去。他們一致的不肯爲了區區的口食去冒大險，托各方面去找伏役的人都回了信，說沒有人肯去，有位朋友給我一個建議，到接近夷地，陸西昌三十里的大興場找去。

到大興場，見着騰保處黃主任，他也沒有辦法可想，他說接近夷地的人最怕蠻子已經怕够了，你要叫他到夷巢，他死也不願去的。正是無可奈何之中，遇到一位自稱昭覺縣夷務隊長的傢伙，名叫湯治明，他自告奮勇地願代覓通事和伏役，二天內回話，我回來白白等了二天，一點消息也沒有；但是，另外的機會來了，我找了幾個抬滑杆的伙子，他們都是嘉定府人，閉着想回家，一個人說：「你們大委員都敢去啦，我們爲什麼不敢去！」有幾個人就跟着答應了，我一共雇了四乘滑竿，計劃三乘抬東西，一乘預備有意外，或者輪流着坐，決定和我一路走的還有一位錢先生，是個胖子，他堅持非有一乘後備軍不可。

僱定了伙子，又發見了兩個問題，一個問題是滑杆伙子沒有舖蓋，裏面當然沒有棧房，天氣又冷，夜裏沒有舖蓋，不死也要病。還有一個問題，是伙子都要抽鴉片，涼山雖然種烟，但未必能買到烟。爲了這二個問題，我們考慮了好久，結果召集伙子商議，決定每人須置辦毛氈一條，毛衫一件，草鞋若干雙，大烟預備個十兩，必要時生吞來吃。

第二步的準備工作就是採買，涼山裏面，法幣毫不通行，他們的流通本位是銀子或是貨物。銀子我們既然沒法收買，只好用貨物代替，裏面最需要的貨物是鹽巴和布疋，其次是針線，梳，襪等一類日用品。於是我們決定買了六十斤鹽，七十件布，五十包大針，十斤線，三斤紅頭繩，二打梳子和襪子，一打面巾，三十對碗兒糖，八十本畫報和兒童圖畫，還有一些零星輕巧的藥品如萬金油，八卦丹，頭痛膏等，爲我們自己備用的繩帶，紅藥水，蘇打片，火酒，阿司匹靈，鷄納丸，安眠藥片等也都預備了些。東西買來之後，還要有一番苦工，鹽巴要敲成一片一片，綫要捆成一只一只，頭繩要紮成一只一只，還要考慮怎樣把這些東西化整爲零，不露眼；買東西的時候，又因爲大票小票問題，吃了不少的虧，只好忍氣吞聲的容耐了。

採買工作完了，跟着就請屯聚會派人引路，定於十月十日起程，接受了幾處的宴會，不能不各方面辭辭行，九日晚我們應了常隆慶先生的一席鴻門宴，席中常先生不斷的用身受的事實警惕我們，他在雷波準備了一個多月，幾經挫折，才勉強啓行，臨行時雷

波梁長對他們的決定依戀不捨，拿出一封公文來說道：「這件公事已經懸了二年無法處理，就請諸位順便查考一下，原來二年前省府測量隊奉命入涼山做測量工作，進去之後杳無下落，變成一件『待辦』、『緩辦』的懸案，他們接了這件公事，心都冷了一半，但終於硬着心腸的辭別走了。他們在涼山的連渣腦地方，看見了精緻的真筍木花，一間之下，知道是宣統元年漢人布爾克入涼山探險被殺的遺物，更令人不寒而慄，至於沿途看見漢人被擄為奴的慘狀和刑罰，是目不忍睹，只好裝聾做啞，小心翼翼的閉眼走過。他再三的叮囑我們應付體體一點更不能放鬆，必須聚精會神，絲毫不能忽畧，因為夷人性悍景窄，稍不如意，容易闖禍。我們聽了他這一席話，真像啞子吃了黃蓮，呆呆的坐着，席中某科長更托我們考查涼山種種情形。送了不少的圖畫標語，和漢夷合璧的佈告，請我們代勞宣傳一下。挾着宣傳品出來，我們望着滿天燦爛的明星，哼着唐雍陶的哀蜀人為南蠻俘虜詩：『大渡河邊蠻亦愁，漢人將渡盡回頭，此中郵寄相思淚，雨去應無水北流。』」

二、初進夷巢

△……三十里路……▽
△……走了二天……▽
由西昌到大興場，只有三十里路，這三十里以內是漢人的所在，三十里以外，便是蠻子地帶。雙十節的早上，我們把行李紮好，整整等了一個上午，屯黎委員會派的夷兵未見到來，在城里打了幾個圈子，找

到了辦事人，請他設法，他說夷兵是由孫團長派的，連忙叫人到團長的家里去問，國信說：「人已經派定，今天早上就出來了。孫團長昨天到禮州去，派的人是誰不知道。」我再托他另外派一個人，回信說：「團長走了，無人可派。」屯總會沒辦法想，只有勸我們多住一天。下午二點鐘的時候，進來了三個翻譯，他們能說漢話，像洋人學中國話那麼一套的口腔，內中有一年紀老的，名王吉三，他自認是屯總會派來的。今天一早出來，碰到了二位家門，拉到一直去吃酒把事情忘了，下午才醒起來，同來的三位是爲了討人情來的，得罪了委員，請莫見怪。事情過去了，只好不追究，夷人往往好酒誤事，便叫他當天晚上搬來一起住，把酒給他吃，至吉三用着吃吃的語氣道了謝，再三的說：「到昭覺的路不好走，我年紀大了，恐怕担不起責任，請委員另外找人。」我們嚴辭申斥了他一頓，他才快快的答應了。夷人沒有鋪蓋，就是隨身的一件「擦兒窩」，斗蓬似的披氈，到了晚上，他就像蜷縮似的縮進披氈一古腦倒在地上睡了。

第二天總早便大軍啓行，我們把伏役召集在一起諄囑：1. 不許偷人家東西，只有讓人家偷我們，我們絕不能偷人家；2. 早起早睡，行動一致，大小便要有交代，走路不能落伍，落伍便要給蠻子拉去當娃子；3. 忍耐受辱，夷人欺負我們，只有暫時含忍，以免開禍；4. 有什麼事情要大家商量，出外以後，你我都是一夥人，要好辦的互相幫助，共同禍福。說完了話，懷着悵惘的情緒，鑿言地出了西昌的城門。

下午二點鐘到了大興場，伙子圍在大興場住一晚，有意的把滑杆弄斷了一根，這是「西川陽關無故人」的最後一片漢地，我們只好在場裏住了下來，一方面叫人到城裏換新滑杆，並且要掉換兩個伙子，因為我們發見二個伙子是不慣負重長征的。

我們住在初級小學的破廟子裏，在小學教員桌子上檢了一本古今奇觀，翻到「吳保安棄家贖友」的一回，說的正是書生給饑饉掠擄為奴的故事，裏面所指的地方，正是四川邊境，所謂烏蠻就指的是黑夷，書中所稱洞中細巡邏，頭目黑羅，也就是饑饉的譯音，吳保安所遭受的輾轉販買和穿木鞋的苦刑，也就是現在夷地流行的虐政，想不到在幾百年以前竟有人把它揭露出來了。

我們在走的第二天，便發覺夫力問題的嚴重，他們多半不負責，好吃懶做，貪小利不顧大局，有了鴉片便整天躺着不肯起來，拉了這個，又倒了那個，那件毛衣和氈子很不得賣了換大烟抽，並且相率有開小差的傾向；我們說了又說，罵了又罵，都沒有效果，只好時刻監視着他們。一直到入了夷地，他們才死心塌地，孔步亦步，孔趨亦趨起來，因為他們不步不趨，沒有了保頭，就會有當姓子的危險；他們懊悔，埋怨，都沒有出路，所以常常自暴自棄，索性無賴起來，真叫人頭痛。

第二天早飯後離開大興場，這一塊漢地，六七年來曾給鄰近的夷人大焚掠了一次，那時夷人的威儀已達了離西昌十五里的川心堡，屬城內堂賀的夷卡給刺破了，到現在大

與場的市容還沒有恢復舊觀，夷人仍舊在附近槍掠，我們到的時候，就聽見了兩樁槍案。正在被照夷人的規矩在「講人命」，我們出了場口，走了二三里路，過一個深吓沒涯的小溪，迎面一羣羣的男女僮僮在山徑上走着；我們的新朋友正用着奇異的眼光，抓着夷話向我們的嚮導——王吉三問訊着。

△……！……！▽第一天我們在玄心壩，爬了一整天的陡坡險徑，王吉三在前面帶着路……從玄心壩……，沿途跟他的同胞招呼着，說我們是辦公事的委員，中央蔣委員長派……到昭覺寺……▽來要到昭覺寺去的，他年紀雖然大，但很能夠走路，並且顯露出他豐富……的社會經驗，沿途經他一番的招呼，前邊非常順利，他對我們很恭順，他雖然是白夷，但因為是跟委員出差的，所以很拿得出身分來說話。他替我們打算得週到，那些夷人應當送禮，那些夷人應該招呼，都事先叮嚀過，夷人好講體面，講階級，把身分給弄錯了，比打了他還難過，有了他，我們實在方便極了。

玄心壩有二家漢人，都是夷化了的，我們在賴家住下，草草吃了一頓飯，由王吉三找了阿咀家的黑夷來護送，第二天清早，阿咀家帶了娃子三四人，揹着同行，當晚宿驢標溝馬家，第三天過梭梭標子，遭了個盆大雨，我和錢先生都摔了不少次的交，下了標子，三渡三灣河，灣來灣去，摸黑了黑路才到黑夷馬阿什家的村莊住下，第四天由馬阿什沿途換保，翻過母鷄標子，涉過羅城河，當晚到了昭覺驛城。

由玄心壩到昭覺所經過的地方，可如下面所標示：

大涼山——昭覺——雲霧山——玄心壩——

玄心壩以後，我們開始過着一種新奇而且原始的生活，每天到了一個夷村，多半宿

在大黑夷的房子裏，他們的房子是茅草編成的頂，周圍用土築牆，成四方形或長方形，

裏面烟塵滿房，外面屎臭遍地，房中左或右挖一個鍋灶，鍋灶上方一個箠編耙把，是待

客的地方，我們食宿都在那一方，房子右邊爲牛馬或鷄羊的厩舍，左邊爲堆包谷草料的

地方。夜裏，主，客，妹子都在鍋灶周圍睡着。夷人的規矩，待客的常餐是殺鷄，中等

是打猪，再好點是打羊，最尊貴的顧客便是打牛。他們打牛，羊，猪，一種是火烤，一

種是水燉，都是半生不熟，無法下咽，只有殺鷄還可以吃些。乖覺的王吉三一到主人家裏

，便首先勸阻主人打牛或打羊，主張殺鷄吃，說明臨走時一樣的餽贈，因此，我們所

受到的「乾餛」機會較少，只有碰到不通達的黑夷才倒霉，當晚受招待之後，第二天清早

只好吃點包谷糶粳，或蕎麥糶粳，有時調點黍粉或山芋來吃，便匆匆起行，白天的生活

是乾燥的徒步，爬山涉水，十里二十里一歇，碰到了夷人便坐攔招呼，互相研究對方的

衣飾行動，王吉三便是臨時通事；有時過河水深，涉不過去，便找妹子來踏，踏過去給

他一顆針，一只線，便是公平的代價。沿途夷人索線索針的甚多，有的硬要，有的拿鷄

蛋，核桃來換，時價早晚不同，要看他們的緊要和高興。每天一到了目的地，周圍總是坐滿大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有的扯衣服，有的摸口袋，他們都擅長「鷄鳴狗盜」的把戲，一不小心，帽子丟了，帕子不見了，揮之不去，幸而我們帶了點畫報，講解給他們聽，倒也樂意融融地。不過，他們總是惡意多，善意少，有些壯年的黑夷態度和說詞都很驕橫，他們的問題多而且複雜，所以等他問完，輪到我們問他的時候，輿救也完了，時候也晚了，只有拿點新鮮的東西來引誘他，手電或碗糖，或者送點針線，夷人的慾望貪而且狠，有了這樣，還要那樣，你都給了他，還不滿足，恨不得連人帶行李都給他攫取了才好。

到羅羅溝的晚上，兩個來替代的夫子也趕來了，他們來的時候在玄心壩碰到二個夷人，盤問了他們一番，他們大扯其謊，說是奉公專來接中央派來的委員，夷人問委員怎麼會到了我們的地方？他們說：委員的本事大，是蔣委員長派來的，他們到什麼地方都不怕，他們身上有無線電，出了事情，只消在身上一按，無線電就打出去，蔣委員長曉得，飛機就飛來了，這一席話哄得兩個夷人半疑半信，就要滑杆輪流坐坐，抬到羅羅溝，這二個羅羅很客氣的把他們身上搜出來的幾角小票還了他們，讓他們安全的走到這裏，這算是旅途中的一件趣事。

翻梭梭梭子的時候，在半山上我們碰到四個夷人躲在石頭上休息，有一個人口裏打

着碎片製的口琴，王吉三老遠的看見了他們，匆匆忙忙地向前衝過，夫子們走過他們的身前，他們都站起來望着，內中有一個人叫着「喘息吧！」。我看王吉三已經進山後去了，連忙跨大步走，夫子也跟着上來，走到山後，王吉三說道：「好危險，這幾個都是殺人掠貨的野夷，我認得他，他們到處找財喜，今天幸好沒有撞着鎗。他把你的照相機看成手槍，所以不敢動手，危險極了。」

還有一次，我們正在下母鷄松子，在轉角的山邊鑽出二個精銳的蠻子，把錢先生拖了，我一看大勢不對，趕快招呼王吉三去。原來他們是阿什家的黑夷，看見我們來，怪我們不通知他，請他保路，後來王吉三說明，他又改觀，不知委員遠來，有失逐迎了，他們一面要我們坐下，一面打發娃子回去，我們不知道鬧着什麼把戲，後來娃子拿了一封信來，裏面是委他們倆個做保長的昭覺縣府命令，這命令是前縣長伍鳳鳴發的，新縣長來把他們取消了，所以他們向我們告不平，控訴新縣長不好，要求我們替他恢復原職，我們模模糊糊的答應查這件事，他們又跟着要布，要鹽巴，要藥品，那一副強橫無賴的氣色儘够人討厭，不過要他派娃子攆我們過河，攆過河之後，娃子又來要鹽，要針線。蠻子不蠻，他的算盤並不怎樣鬆寬哩！

△……△
初 步

雖然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，我却有了深切的感想。在旅途中我第一個感想是官吏的過分惡劣病，我第一天住玄心場就發覺了，宿廚，行營的告煙，都只貼在二家漢人的門前，別的地

△……△
感 想

方却絲毫看不到，大抵這些官員先生們迫于上命差遣，不能不來，又怕生命發生危險，最巧妙的辦法就是找個惡當的地方貼貼，至于文告的意見不要說夷人，就連這二家漢人也不知道。我在三灣河的時候，住在太黑夷馬阿什咕哈，咕哈持用一張佈告來，請我們解釋，我看了之後，便告訴他這是委員長西昌行營的佈告，說的是：「新烟箱號，田畝充公」。由一個住在蒙惠的漢商翻譯給他聽，聽了之後，面色灰白，一語不發，錢先生也去把行營托帶的標語拿出來，告訴他：「夷人要是種烟，中央的飛機就要來轟炸」，並且指圖畫給他看，他看完朝牆角坐下，賭着氣，好些時候顯出不發快的樣子，那個漢商告訴我，他家裏便種了不少烟。我這裏，爲什麼他有了禁烟的佈告會不知禁烟的這件事呢？可是那些辦公事錢先生經過這裏，只把白紙黑字攔下便走，用哲保身，當然夷人焉從知道它的內容了，像這樣辦夷務，辦禁政，辦一輩子也保證辦不好呀！

我第二個感想便是少數到夷寨做生意的漢商太不長進了。我一進三灣河，有一個高大兇猛的黑夷一把抓着我，問我從那裏來的？我答覆他以後，他惡意地說：「你們漢人說

：日本人在西昌放毒，把西昌的人都毒死了，日本的飛機，已經到了西昌；日本人也跟着來了。你們是逃到這裏來避難的是不是？」他的話我聽不清楚，由那個懂夷話的漢商翻譯給我聽，我和馬辯白了一番，他做一個鬼臉表示不相信，我質問這個漢商，他說：「西昌不是有漢奸放毒嗎？」真把我聽了氣死。這些漢商名義上是來做生意，我看他的工作和我子一樣，住在保頭寨裏砍柴，燒火，推水，推磨，無所不効勞，黑夷的叱使，他只有唯唯諾諾，據他說他做的生意是馬，酒，布換夷人的牛羊皮，我看，做的還是鴉片的交易，這類商人，我以後還看見幾個，他們爲了貪圖厚利，冒入險山，不得不仰承懼懼的氣息，編一些奇怪的新聞來奉承保頭，故意誇張烏有的消息來博取夷人歡心，又不惜卑心下氣替他們操賤役，做苦工，真是可憐又可恨。

我第三個感想便是我們祖先創業的偉大，支心塌以後，雖然沒有漢人，但漢人的遺跡，到處可以發現，我們的嚮導王吉三是漢化頗深的自夷，沿途他指點給我，那些以前是漢人居住的，那些以前是漢人耕作過的，現在只剩下一片荒蕪的原野，有許多遺遺留着稻田排水灌溉的遺跡，這都是漢人經營過的證據。有一個地方，我們發見了機杼似的遺物，更證明當時已經有了小型的手工業，我在途中更看見了寬二、五公尺的雷（波）昭（覺）通道屈殘跡，工程和計量都相當浩大。到燕麥地的時候，阿濟家的黑夷，走到我的面前，包好頭帕，向我做一個賢蜻蜓的姿勢，我讓過一邊，爲他要翻筋斗，

誰知他走到鏡着的面前也做了個同樣的姿勢，後來王吉三告訴我，這是向兩位大人打千，是清朝遺留下來極隆重的禮節，這禮節我以後在另外一個保頭家裏也受過，可見清末的武威給夷人的影響是怎樣的深大。

我的第四點感想是夷地的肥沃和荒廢，至少由西昌至昭覺是這樣，玄心壩以後，七里壩是一個大原野，四塊地，三灣河又是一個沃野，上中下三爛壩的轉員更廣，一望無涯，極心目之和暢，昭覺成郊，一片田原，風光可愛，至今猶歷歷如在眼前，肥沃的稻田，綿延十里，阡陌相連，稻禾吐秀，都是可耕之地，這許多地方，以前皆有漢人足跡，交通便利，氣候溫暖，土壤肥沃，極宜農作，並且因為有成規可循，故恢復甚易，我們坐視大好河山，淪為荒壤，號稱歸治的昭覺，却只有少數商人冒險出入，不禁發生無限的感慨！

三、到了昭覺

△……▽ 力夫們挨了四五天的長途跋涉，每日吃的是蕎麥都渴望着快點到昭覺
△……▽ 不堪回首 曠域去飽餐一頓，找幾個漢人要一個陽快。過昭覺河之後，脚步更來
△……▽ 話當年 得快巧了，大家與高采烈的談着，昭覺城總該有棧店，有飲食店，有
△……▽ 剃頭店，有雅片館，這個說要買肉吃，那個說要買下衣，說說笑笑，過了一個大平壩，

遠遠看見一簇村落，王吉三說這是舊城，那一面就是縣城了。大家懷着滿腔希望在田陌小徑上走着，望見着城門了，靜悄悄的走進城牆，荒涼荒蕪的樣子已經減少了一半興奮的情緒，走進城內，寥寥幾間的房屋，東歪西倒的豎着，我們看不見縣衙門，一間瓦屋底下走出二個衣冠齊整的漢人，瓦屋牆上，貼着一張昭覺縣政府的白紙橫匾，我們迎上去打個問訊，這兩位先生把我們讓進瓦屋裏去，原來他們是郭縣長和傅的僚屬陳科長。

在這所瓦屋裏面，我會見了幾位縣府的職員，郭縣長指定斜對面一間土房做我們的宿所，這間土房是一所短期小學。據說，因為學生不來停頓好久了，我們在城內作一個匆忙的巡視，這縣城有三間瓦屋，幾間茅房，住着五家漢人，兩家夷人，漢人有三家是舊戶，二家是縣兵帶來的公差，所有的漢人不滿廿個人。

叨擾了縣府一頓樸實的晚飯，承郭縣長盛情款待，就好像異國遇到親人一樣，我們回到宿所的時候，縣府的同人再三關照，半夜如有響聲，千萬要大聲吡喊，以便起來策應，據說附近的夷人常常來偷竊，縣府會在一個晚上給他們摸去八隻鷄，所以不能不隱防一下。

昭覺縣縣署遷清宣統元年的事，照按二〇五〇味，周圍平曠，是一個寬十餘里，長約百里的大沖積地，以前夷勢未強，由西昌到昭覺，都有漢人居住，漢夷什處，相安無事。宣統元年，川督趙爾巽因焚殺事在涼山舉險被脫，用趙爾巽交涉，趙奉命飭師進

則，由西昌，繞過馬邊三路會師，進抵牛牛場及馬渣驛，看見空脚窩沉地勢低坦，農作豐收，氣候適宜，漢人衆多，就改置爲昭覺縣，委陳西孝廉徐懷璋署縣事，設治樂城，屯兵鎮守，全城作正方形，長二丈五尺，周二百五十三丈，費銀二萬五百餘兩，成于宣統二年，全用整石砌成，堅固美觀，城內幾全屬漢人居住，有街市，有商店，有文廟，有縣衙，氣象紛穎，來者益衆，最盛時曾有戲班經常演劇，廟會亦盛，民國鼎元，規制更新，防軍漸撤，夷人遂漸漠視官府，漢民屢受壓迫，政府置若罔聞，委屈求全，以圖苟安。夷人乃肆其顧忌，爲所營爲，以附成之八溪寨爲首聯合各支夷人，洗劫鄉場，擄人劫貨，縣府雖迭接警耗，奈兵寡力薄，不敢過問；民國八年，縣長往西昌，請兵增護，遲遲不報，縣官不敢回衙，士卒星散。同年廢曆六月初十日叛夷破城，盡擄居民八十餘家之財帛婦孺而去，房屋悉焚，少壯盡殺，官署寺廟，蕩然編存，縣治旣陷，縣府遷移西昌辦公，月領公費，以應付上司公文爲事，無縣無民，勉不爲恥。直至民國二十五年，川省府責令前任王縣長回任交付，另委新縣長任以署縣事，時因民國二十年鄧秀廷征剿昭覺之役，進抵三灣河，因塊壩一帶，夷人殘虐，所向披靡，對漢官稍存懼意，王伍兩氏前後輾轉覓保，始入昭覺，至則斷垣殘瓦，滿目淒涼，僅漢民三家，碩果僅存，年納巨金于保頭，苟延殘喘，而原行之房屋已被拆除成一大塊荒地，所存者只前任王縣長所遺瓦屋三間而已。伍氏繼任以後，恍於夷人之悍威，聽聽差員十名，遷還附

城各支黑夷之有聲勢者充任，名爲聽差，實則保頭；這些保頭自視高大，每恃強以逞，財物需索，有求必應，鎮日喧囂齟齬，吵鬧爭鬥，明搶暗偷，防不勝防，縣府置不敢較，政令既不能出衙署一步，官員亦只有忍辱偷生，這種半生不死的政治，就是昭疊三年來的縣政概況。

△……………▽
新縣長與

……………▽
新昭疊

今年八月，伍鳳鳴辭職，郭聯科接縣長任，伍爲人慈祥通達，臨走時夷人也覺得他愿厚謹慎的可貴，滿以爲新縣長來後總要肅規曹隨，還要藉故大大的苛索一下，那知道郭縣長到任以後，第一件德政就是取消那十個保頭式的聽差，改委那些會到漢源保訓合一幹部訓練班受過訓回來的小夥子們聽差。這一個晴天霹靂把他們愣住了，他們被改委爲各所在地的教育委員，夷性到底畏威而不懷德，他們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的接受新命令，但對於郭縣長的不滿可想而知。

其次，夷人出入公門，叨飯要酒，以前是親爲常事的，黑夷一來總帶了一羣娃子，飯酒都須由縣府供給，他來得遲遲吃，來得早早吃，每天要來多少人，事先不能預知，當天要煮好多飯誰也不曉得，吃了之後還要在天井裏接洽，吵嘴。有一次，伍縣長給他們吵得不耐煩了，叫他們不要吵，打十兩酒給他們吃，以後，他們就天天來這一套，吵完以後，由一個黑夷起來報告縣長：「他們又在這裏吵鬥，我把他們喊開了，打十斤酒

給我們吃。」真把伍縣長弄得啼笑不得。

郭縣長看這樣鬧得太不像樣，首先就整飾自己，縣府的職員都要按時辦公，那些走慣衙門的夷人，便叫人問他來做什麼，他們大半說是來見縣長，郭縣長就問他有什麼舉動，他們要尋氣言可答，便給他一頓閒話，告訴他要洗臉，要把衣服穿乾淨，要叫子弟們念書，要自己做莊稼，要督率娃子做好人。一次來是這樣，二次是這樣，他們自覺沒有趣味，以後就無事不大敢來了。夷人喜歡體面，表面上又喜歡講道理，聽了這些話，自己覺得不對，又發不出脾氣，只好快快的走了。

蠻子常常要裝瘋，吃了酒之後，三成酒醉，七成酒瘋。便詐醉上門勒索，口出惡言，如果你冒昧的給他滿足了，那麼跟着張三李四都上門來訛騙了，要是勒索不遂，他們便來偷竊偷不到手，他們的氣便發了一半，便有一個時期的安靜。我們到了昭覺，郭縣長便宣稱我們是中央蔣委員長派來的，夷人聽了蔣委員長，非常敬畏，他們謠傳委員長有天神將（即飛機），所以對我們也懷了敬畏之意，曾經有三四個大黑夷來見我，說郭縣長不好，不給他當差，我當即申斥他們一場，告訴他們，如果真惹我，一定要受訓，沒有受訓，是不許當差的，他們才悄悄的走了。

在昭覺住了二天，和縣府同人切實談過幾次話，並下鄉到各處考察，周圍總覺得有一種壓抑的空氣，心裏甚不暢快，夷人雖然當面不敢惹我，但總看得出他們一種疑惡的

顏色，只有一次到一個黑夷八溪莊子的家裏，才覺得有點和陸的印象，昭覺的驕政，雖然稍有進步，這進步只是以自保，並沒有解決夷務問題，以既區幾個赤手空拳的文官。儘少入學，又沒有武裝，在英美的中心工作，有什麼辦法能够使夷人心悅誠服的照上崇的指令行呢！

昭覺雖然有六年的短期小學，並沒有真真的推進邊民教育，新來的三位省立西昌師範畢業生，到昭覺都年輕，熱誠，志願建設，文化服務。他們跟夷人一樣的生活，住在黑夷人家裏，自炊自食。但是間難來了，學生不來上課，上課又對於方塊字和漢語不生興趣，不明大義的家長又認爲上學是當差，要學校供食供菜，黑夷的娃娃常常壓迫白夷的娃娃，金寶不忿，光曉得要符要線，東西拿到手，便一閃而散，對老師沒有禮貌，常常偷老師的東西，一總夷人對白夷人辦學是不懷好意，甚至于惡意看待，所以城裏的小學老早已經停頓，而鄉間的小學也僅僅像藏似的一塵十寒着。

還有禁烟問題，政府三令五申，夷地烟要派飛機轟炸，派大兵圍剿，夷人早已將禁令看成具文，不常做一回事。二年來據說昭覺縣政府呈准省府派飛機來示威，並說明到邊境時時刻刻及所設假炸彈的架式，廟宇在事前大事宣傳，叫夷人到安全地帶參觀，這件事轟動了全夷，結果到了鎮芳的那一天，飛機竟然沒有來，夷人上了這個大當，益發把政府看輕了，他們說：「你們年年都說不准種煙，種了烟要派飛機來炸，軍隊來錘

「我們的娃子，膽小的不敢種了，可是到了收成的時候，飛機沒有來，軍隊也沒有來，眼睛睜望着人家買大價錢，燒大金子，娃子都抱怨了我，現在我再也不聽你們的話，娃子也許不肯不種烟了。」這就是原來盧應故事所在的原因，今後要決心夷地禁種，要除因循宣傳以外，切實拿一點事實做榜樣才好！

△……▽ 在昭覺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保頭深入涼山。

△……▽ 昭覺是涼山以內的一個要點，從昭覺經竹核過美姑河以後才是涼山的腹地。

我們按着原來的計劃，由八溪家送我們到竹核。由竹核馬家送我們到耶路拉達，再由磨石家送我們到黃茅梗入小涼山界。小涼山以後，臨時決定辦法。一到昭覺，我們便請縣府送一八溪家一個黑夷送我們到竹核，這個黑夷與跟着核馬木乾有親戚關係的。

有一個漢人告訴我說馬木乾死了，更有人說磨石家的磨石達夷也身故了，這使得我們前途無限的黑暗，後來縣府的譚委員八溪拉木告訴我，馬木乾並沒死，郭縣長派他和八溪聽子送我們去，我們決定到了馬家再有聽磨石達夷的消息。

到了第二天來了一個情窮的黑夷，後面跟着幾個雜糾的娃子，一直衝進縣府裏去，他和八溪拉木鬧成一堆，爭吵了好久，兩人都跑來見我，原來那個黑夷譚名騷子，是爲了爭着送我們來的。他說：「我那一點趕不上拉木。委員們到竹核，以前都是歸我保

，這一次的委員也該歸我保。」說着，縣長把他們喊去了。縣長倒底有辦法，他先把他們倆教訓一頓：「那個說要保？你們都是蔣委員長的百姓，只有委員長保你，你能保委員長派來的人嗎？這兩位委員要到涼山去看看你們的生活，看你們的日子好過不好過，他們路途不熟，要我個人引路，他們要你保嗎？」接着說：「莫哈是窮老百姓，他曉得縣長的客人來了，他要替縣長辦事，願意跟委員引路，這一番好意是可喜的，你既然願意引路，明日你也來引路，我縣長每人獎劬一斤鹽巴。」瞎子這才沒得話了，跑了出來，我也謊言安慰了他幾句，說他是委員長的好百姓，他吃了迷湯，才上馬走了，瞎子原先是縣府的保頭，這次是安心來跟縣府賭氣爭風。

我們請縣府代找一個通事，暗覺城裏的五家子民都問遍了，沒有人願去，只好算了。郭縣長趁便也想到竹核一行，就約定我們今天到竹核去。

這位瞎子保頭回去之後，第二天就沒有來執行職務，也許他覺得一斤鹽巴的報酬太值不得了，可是，我們到了竹核，在馬木勒家就逢見了他，他聽見縣長來了，又帶了六七個娃子，攆了槍騎馬去找縣長，我很替縣長擔心，這瞎子分明有些不懷好意。

昭覺附近還住了一家夷人當保頭，名叫馬拉蒂，上次常隆慶感吃了他的虧，在美姑河邊繞行了三天，左右碰壁，原因是冤家多，通不過，這次縣府的某師爺還介紹他，我們堅決的拒絕了。

搖搖的，我們不能不替昭覺的前途擔憂，以孱弱無力的縣府，要負担起開發夷地，教化夷民的責任，無論如何，這是不夠的。甚至於要維持現狀，一旦紙老虎拆穿時，民八之禍將有再度重演的可能。在城裏住的漢人，現在還要認保頭，年納布若干，鹽若干，以資安全。夷人可以隨意升堂入室，苛索酒食，漢人所做的莊稼，未至長成，輒被拔去，有一家王姓的兄弟，出城五里，便被擄擄；漢人說，我並沒有得罪你呀！夷人說：小雞沒有得罪老鷹，爲甚麼老鷹把它啄食了呢！結果只好以布三件馬二匹贖出了事，我們的夫子自畫在房裏煮烟膏，也給夷人搶了，我們住下的第二天夜深，便承蒙離離來光顧，幸虧狗吠人喊，才把他攆走了，有一個可憐的老伯伯問我：「請問委員，究竟中央要不要這塊地方？要是不要，我們決心搬遷了。」真問得我無言可答。

四、向大涼山行進

△……◇ 十月十八日我們離開昭覺，夫子遣散了孱弱的二個，隨着王吉三回西
△……◇ 在馬木
△……◇ 乾家中…… 昌，郭縣長同我們一路到竹核，八溪驢子和拉木二人做嚮導，娃子七
△……◇ 八人隨行，天公下着微微的雨，出城五里，涉過昭覺河，十里過豹口樑
子，豹口短期小學的蘇教員帶領學生十餘人在路口迎接，照例派送針一顆，線一只，那一羣叫化子似的娃子跳躍着走了，和蘇教員長談了一陣，知道文字教育教育的工作，進

行艱難。我以爲在目前，邊民教育不應偏重死文字，應該着重活教材，識字作文的時代已經過去，這些師資年輕者爲，可惜教育技術與學識不夠，讓他們獨自的盲幹，將來所積的苦果，又要後人一番苦功來剷除，實在最值得主持教育的人加以注意的。

納漢是午後的時分，我們到了竹核，竹核也是山中一大平地，寬約六里，長約十里，有四五支小洞蜿蜒流出，拔海一九〇〇米，附近有大熱水，小熱水兩股溫泉，水溫達攝氏四十五度，周圍都是馬家的住址。

到了竹核，郭縣長到漢洞吳家去住，我們便投宿馬木乾家來。

馬木乾是竹核馬家最繁盛，最有勢力的一支，他和耶路拉達的悍夷磨石達夷又有親嬭的關係，聲勢更加浩大，馬木乾本人年已七十，彬彬有禮，聽見我們來了，連忙把房廳打掃一道，開門接我們進去，不佳的彎腰請安，又讓出一間羊廄，給我們過夜，他的妻子是磨石達夷的妹子，打聽到我們要回磨石家去，格外表示親熱，把她的兒子馬舉路找來招呼我們，我們把來意說明以後，送他八件布，十斤鹽，另外拿點襦篋出來送她們娘女，碗兒糖送小體儂，馬家的娃子們每人一顆針，一只線，我們房子裏馬上被圍的水洩不通，他們照例翻我們的衣服，摸我們的衣服，眼鏡都挨次給他們試帶了一下，盡報，兒童圖畫也分送了幾本，鄰人們越來越多，要東西的，看熱鬧的，賴着總不肯走。主人禮節很隆重，特地打了一條牛招待我們，恰巧同日是馬木乾的女兒帶她的新生嬰孩回

娘家，八溪驢子正是馬家的女婿，馬家女兒到一桶酒，取了乳嬰進來看我，笑嘻嘻的把赤裸裸的孩子遞過來，我又送幾方布疋見面禮，把八溪驢子看了眼紅，不勝地對我說：「你沒有看見我的婆娘，我心裏真不安逸。」這句話說了好幾次，把我弄的莫名其妙，過後才還會過來，原來他是後悔沒有把老婆帶來，好接受我們的禮物。

馬家的一夜前夜沒有好好的睡過，牛肉到了深夜才吃，又硬又硬，只燒胡亂用些湯，他的娃子結草坐在地上，由管家娃子按摩每人分一塊牛肉，他們只在火把已烤了一會，便狼吞虎嚥起來，打牛名義上是爲了我們，其實是溪漢請觀音，還是他們太夥兒吃了。

馬木乾決定派他的兒子卑路送我們到耶路拉達，卑路是一個怯弱的青年，抽大煙，樣子不康健，是馬木乾的獨兒，他對我們這層稀客特別感覺興趣，他對我們說過：「你們放心，在我們馬家丟一顆針，我賠五百顆；落了一根頭髮，我賠五百根。」我着實感激他，可惜第二天早上，力夫的草鞋不見了，我們的箱籠被擄了，他並沒有履行他的諾言，當然他是知道了的。

△……△ 我們謝絕了馬家苦留一天的盛意，到小熱水吳家辭別了郭縣長，吳家
△……△ 是竹核唯一的一箇漢商，生意很大，本人已悉西昌，未及一見，我們等着
△……△ 馬卑路
△……△ 的把戲
▽……▽ 馬卑路袖好鴉片，在羣衆的勒索包圍中脫身，又開始爬，勢的生活

越過馬波拉達一個陸峯，走了六十里路，晚上憩在鄰近美姑的蛇路古村，住在磨石家娃子爽諾的家裏，他因為打冤家，把房子拆光，只剩下光骨落的幾面土牆和一個碉樓，承他把堆草的茅舍讓給我住，我寧願睡在露天底下，再也不願受那悶臭的氣，主人打猪招待，猪肉端來時，我已呼嚕入睡了。

我們這一路很吃馬車路的虧，他把我送給主人的三件布吞沒了一件，偏偏主人又曉得了，當面不敢爭執，暗裏到處偷罵，有些娃子幫着說閒話，說主子不應該佔娃子的便宜，把馬車路弄得沒面子，于是乎他忽然不願送了，他聲明他有事情，要回竹核，存心把我們撇下，我們做好修歹，硬軟的法子並用，才算把他留住，他自己老是覺得沒趣，便把布拿出來還我，我順便又獎勵他幾句，布也送了給他，他心中老是懷着芥蒂，在途中時常坐着不走，一下子又說他的布丟了，我答應再送他一件，其實他是把布寄在路上他娃子的家裏，貪心不足的想再敲一下竹槓，這真是：「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」了。他和他的娃子故意鬧玄虛，裝肚痛，裝廢癱，有逃脫模樣，我們一面監視着他，一面又給糖食哄住他，他又指使一個娃子捧個生豬頭來進獻，那生豬頭就是昨天晚上主人家送的，只好假裝不知，給了他一斤鹽，一些針線。路上他常常躲起，我們像捉迷藏似的跑着路，過美姑河的時候，我特地找個蠻子涉水把他措過，美姑應稱磨姑，附近有磨姑

村。居民約五百家，地屬阿六家，有大河二道，水深過胸，靠着蠻子的本事，把我們攔過，下身盡打濕了。

涉嶺磨姑河，便攀自瓦山，易子角，沿途都發見有宣統三年修的雷達道道的殘跡，路寬五尺，二旁用石塊堆砌，現在有的雷面已經割做麥田，不容易辨認出來了。在易子角附近，碰見阿六家的黑夷數人，把我們的汗衫攔住，經馬卓路說明由他護送到磨石家，才放手讓行，一個黑夷告訴我說：磨石達夷今天到雷波去了，路上又看見磨石家的娃子也說達夷已經走了，我們聽了面面相覷，千辛萬苦到了這裏，只好趕到耶路拉達，臨時見機而作了。

馬卓路一點也不體諒我們，彎月已經代替了夕陽，他偏要帶我們走一節冤枉的山路，繞一個大圈到磨石達夷家，一個偉岸的丈夫自稱是達夷的兄弟，名磨石鐵哈，要我們到他家裏住，并且說達夷今天走了，我們婉辭謝絕了，夫子走得精疲力倦，我也差不多要躺了下來，遠遠山後一陣狗吠，磨石達夷的家到了。耶路拉達是一個斜坡地，黑白夷百餘家都是磨石支，除了這裏已是大涼山的中心，東入小涼山雷波屏山，西經昭覺可抵越雋西昌，西北越半午壩可達峨邊，磨石達夷是磨石支的首目，是涼山的大保頭，又是雷波縣投饒的土守戶，他們家門雖不盛，但冤家極少，親戚衆多。達夷本人和善能幹，在涼山內行動自由，頗有體面，又接近漢人，頗諳漢語，我們之所以找他護送，就是

爲了上述的緣故。

本報……
……大喜……
……到雷波，昨晚吃醉了酒，把假期誤了一天，今晚又吃酒去了，明天一定要走，這真太幸福了，大家的笑臉遂開，一天的疲倦和憂慮都忘記了。

究竟達夷的家庭要不同一點，她上居然舖了一張草蓆，這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，她更是個瘦長的身軀，雙目深陷，面容帶着愁氣，四十多歲的中年人，和那木乾那一副頭髮與白的老革雜氣，既又自不同，他很高興這一頁不速的遠客，製酒打羊，大宴羣賓，我們也拿一份厚禮，妹子穿帶着受我們的饋贈。這一下我們的財產散去了三分之一。

磨石達夷漸漸的告訴他年來的不幸，要我報告。監禁員長知道，他因爲在雷波城裏協助政府捉了一個叛夷和叛夷的家門結了冤家，他在清江的房子燒光了，鴉片，布匹，銀錢，銀子損失了三千多兩。他的侄子和妻舅都給冤家殺死，又因爲雷波駐軍營長的部隊在雷波劫掠裏人俘擄了四個，營長責成吳奇宗派人期他迫於情誼，把吳奇宗姑婆担保出來，吳奇宗溜涼山不肯負責，他給李營長關了二四月的監。不久以前才保釋出外，責令

他負責安人，回了家又大病一場，請端公打牛打羊，才醫治好，這次出去就是爲了交難

民事，他花了一百零八兩銀子贖出一個營兵，還有二個據說是打死了。我聽了這番話，暗中自己慶幸，如果達夷這時候還關在營裏，如果達夷因關監而變了心，如果達夷病沒有好，如果達夷早一天走了，那我們的前途是不可思議，我們的命運也就渺茫得可憐了。

由耶路拉遠出發的陣容非常威風。達夷帶了他的富家娃子拉格，騎着馬在前頭，三十多個娃子攆着鴉片，銀子和殼麥尾隨在後，我們的一羣人夾在中間，沿途由他負責向各支先容通知，不用我們自己輾轉找係了。達夷的子女送了十里路的行才快快騎去。他的侄女滲裝厚飾，拖着多摺拖地的長裙騎在馬上，搖曳多姿，由兩個丫頭陪着走，據說是嫁到省己阿咀家去的，這小姐的禮金是二百銀子，她戴着不少累贅的飾物，態度凝重，裝飾華麗，就像戲台上昭君出塞的樣子，夾在這隊伍中走的還有二個漢人，一個是被擄十九年新贖出來的洪副官，一個就是那碩果僅存的漢兵，他們都留着天菩薩，披件破羊皮，看不出他們是漢人了。

達夷因為趕送親，又畏講人命，策馬連夜趕到省己去了，我們爬出了整天的山坡，病臥了一個夫子，他復脹肚痛，動彈不得，只好大夥慢慢的走，他這二天吃生牛羊，吃過了度，食慾不進，消化不良，我們把藥給他吃了，他又偷着喝冷水，吃生蘿蔔，病勢很嚴重，叫蠻子背他走，他喊肚子痛，牽匹馬讓他騎，他騎上去就掉下來，只好一步一

不幸

省己

扶的攙着走，眼看是走不到一百二十里的省己了，就在一個大巖中露宿了下來，達夷的茅標子拉條絆套着我們，荷槍實彈警備了一夜。

涼山裏的道路崎嶇不成甚險路，他們既沒有築路，更沒有修路，全靠人足的踐踏，自然而然的成了一條小徑，他們見水涉水，攏巖踞巖，高低曲折，一任自然，他們很少繞着路走，陡坡峻巖，都只有往前衝過，久而久之，入跡常聚之地，便成了個路的樣子。這種躍涉爬的走法，只有苦了我們，走過了山徑，回頭一看，石壁險崖，自己也不相信是剛才走過的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那生病的夫子成了一個麻煩的問題，我們決定把行李卸下來，讓出一乘滑竿，請蠻子抬他到省己去。

蠻子看不起力夫，用了重價才找到兩個來抬，他們把這一夥外來人分做黑骨頭，白骨頭二種，我和錢君是黑骨頭，是主子；力夫是白骨頭，是娃子。他稱讚我和錢君「硬榔榔」，罵力夫們，「軟稀稀」，力夫們衣不蔽體，樣子又懶懶，蠻子又嫌蠻子看他不起。因此生病的老吳吃了大虧，他們抬滑竿沒有經驗，抬起來左顛右倒，又故意一步一跳，走了幾里路，把滑竿連人擡了下來，讓老吳哭喪着臉來一個個身子。

走了三四十里路到省己，我們站在風和霧夾攻的草地上等候達夷的消息，一會兒格拉回來說，達夷人命還沒有說好，今天不走了，我們在一个黑夷屋子裏住了下來，讓病着的老吳好生休息一下，他在路上拔夷人的蘿蔔吃，引起了一場小糾紛，大家都罵他裝

病，他躲在地上直哼着，驚動了當家的夷婦出來，迫着我們做，因為懼懼最忌病人，對付任何病人都是殘酷的隔離，無情的讓他自生自滅，在他們醫術幼稚的環域中，爲了保全大多數人的安全，這種習慣也是出自生存競爭的原則。幸好拉格魯中有智，說這個力夫是發癩癩，不是生病，才輕輕把事情遮瞞過去，夷人天性好強，丈夫戰死，婦人不出哭聲，他們看見老吳又哭又哼，異常瞧不起，逼他要他，有個娃子說他給鬼迷了，把他拖起來旋轉，念咒趕鬼。他們說在夷地生病，醫藥無靈，只有請魔鬼來捉鬼，才得病好，病急亂求醫，只好讓他們蠻幹，在心理上安慰病人一下。

在省已住下一天，老吳的病沒有見好，我召集力夫會商，一個辦法是繼續把他拖出去，一個辦法是留在磨石家醫養，病好由磨石家護送回昭覺，由昭覺縣政府轉送回西昌。第一個辦法太危險，病人也贊同第二個辦法。我和達夷商量後，另外送他布鹽若干，派一個娃子看護他，達夷慷慨的答應了。

這是旅途中惟一的不幸，我們很歉然的把病人留下了。

△……………▽
越黃
過梗芽
△……………▽
省已海拔二八〇〇米，是一個斜坡高地，氣候寒冷。朔風凜冽，我們冒霧前進，翻上嶄嶄的龍頭山腰，攀登黃芽梗，烟霧迷濛，對面不見人，山上枝枯葉落，參差樹幹，結成無數冰條，我的帽上也結了幾行細冰，耳卻凍得發紅，達夷一行人行走迅速，剩下了我們艱苦的攀登着。

在半山中迷了路，呼喊了許久，才得拉格接應，下山的時候，又怕惡人攔路，鎗出鞘彈上膛，如臨大敵，在冷杉叢林裏行走，水草遍地，老木參天，是一極好的原始森林地帶。有些地方，終年不見天日，地面經常潮濕，有些地方大樹倒斷，橫置又倒，令人起貨棄於地之嘆，茅梗拔海三五〇〇米，上無居民，橫亙數十里，不見人煙，坡度既陡，地復泥濘，天如下雨，斷斷無法上下，遠望龍頸山頭，白雲片飛，懸崖窺聳天際，綿延數十里，極大自然之雄偉。聞某娃子說，以前吳奇家娃子某次過黃茅梗，冰雪交迫，凍斃十餘人，現冬日過山，均須以布裹足，以免寒氣侵襲云。

我們在滿天星斗的黃昏到了拉米，借宿阿阻支娃子家，拉米拔海一六八零米，居民六七百家，民國十九年王團長麟生由三稜崗進兵，輕車減騎，突襲拉米，在拉米駐紮七日，阿阻吳奇各支夷人均來投誠。各戶勒繳生銀四千餘兩，立門牌編保甲而去。可惜現在已看不到當年的聲威了。

拉米到西面角是涼山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險道，拉米到裏脚槽是上坡路，過了羊子橋以後，我們跨過斷澗深淵，便在一匹大石巖上爬行，手抓藤草，腳踏石罅，身挨地面，戰戰兢兢，下底便是萬丈懸崖，水聲吼吼，不敢俯視；滑杆走的時候，全靠蠻子扶持，才挾拾過去。夷人最看重勇敢，最敬仰英雄，走這種險境，你要是哼一聲，他便看不起你，所以我們只有小心翼翼的走，無論怎樣危險，也不請求幫助，走路時唱唱歌，照

照相，態度從容，娃子們叫我們倆個是硬都都的黑骨頭，並且批評我們的夫子太不行了。

裏脚糟是吳奇，阿咀，木叔三支的住牧地；再過去又是一匹峻嶺，名叫母狗坡，據說母狗到了此地，也要生長。力夫們這時儼然怨氣冲天，却也沒得話說，只有努力向前，有些地方簡直認不出是路徑，只好跟着亂步；有些地方，窄僅容足，傍崖千丈，只好摸壁，面壁而行；更有些地方，看過去似兩旁草木並植，其實却是下面深谷底下長出來的，你如果認爲平地，那就有葬身之危。到了母狗坡頂點，開始下坡，越下越陡，初下時覺得還不怎樣，下久了，一蹶一蹶的往下溜，實在受不了，尤其在下泥路的時候，一不小心，絆了一交不消說，掉了下去可就難受。我以爲蜀道難難於上青天，應該措涼山來說，這種路如果下一天雨，至少有三天是行不得也哥哥的。

從母狗坡望下去，便看見一道河流橫躺在山脚，這就是葉溪，雖然是望見了，到了河邊已是黃昏時節，葉溪的溜索橋又殘壞難行，我們繞了一個大彎，揀水淺的地方涉渡，河好容易過了，迎面又是一座陡坡，在黑暗中摸索前進，我後悔不在葉溪對岸的吳家壩歇夜了。

五、大涼山的感受

在大涼山裏生活了十來天，每天在黑夷，娃子男女老幼的包圍中，我開始認識涼山的夷人並不如外傳的兇蠻。有些人把夷人形容成殺人不眨眼的魔鬼，那不是「白髮三千丈」一類的說法，就是或種人另有用心的口語，有些人把夷人說得合情合理，知法守法，那是犯了用越舊，西昌附近已經漢化了的夷人來推測概括的錯誤。現在姑且把我在涼山裏面目親身受的事實提出來說說：

第一、是夷人輕視的事實。

涼山野夷，接觸漢人的機會絕少，我們常以為夷人在涼山中生活非常自由，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，事實上有許多老年夷人垂死未曾出家門一步。他們的活動範圍只限於自己的耕區和鄰近的娃子住地，因為夷人恩怨分明，出門偶一不慎，易為仇人所乘，同時黑夷自尊心極重，不能受人侮辱，故舉動至為謹慎，無事不出門，以免禍患。依照夷族慣例，黑夷被捕，寧死不能受拴縛辱，而夷與夷之間，非親故不相往來，故所見所聞，大都坐井觀天，他們所日常見到的漢人，一種是被虜進來的娃子，凌厲挨打，是家常便飯。這些漢人捆入涼山之後，便是黑夷的四等奴隸，勞役苦工，概由他們代應，他們的子女，世世代代不能翻身，當然夷地對於這種漢人是極端看不起的。還有一種冒險的漢商，受保頭的保護，在保頭家裏住下，名為商人，實同奴隸，措水推磨，還有他的份兒。這種商人一方面求生命的安全，他方面求交換的利潤，大都以鹽布掉換鴉片，做一

本萬利的事業，所以不得不鞠躬盡瘁，出力爲夷人效勞，把夷人捧上三十三天，把自己看做頂卑賤無用的豬狗。夷地看到的漢人，不是孤苦可憐的娃子，就是這批劣等商人，孤陋寡聞的夷人那能不妄自尊大，視漢人爲鶻犬呢！

我們進了涼山，便親歷了這種輕薄的教訓。夷人對我們的恨惡、歧視、和驚奇，常使我們心理非常的憤抑。他們告訴我那些有身分的漢人如連長，團紳之類的人物，現在在這裏當娃子，他們當面打罵漢人，他們疑心我們是偵探，是不存好意的陌生人，他們堅持着我們的箱篋裏裝滿銀子，鴉片和槍彈，並且再三追問我們怕不怕夷教？他們好勝地暢談說洗劫漢地的情形，那些年輕的夷人們照例是以餓搶漢人，打冤家爲最榮的事，他們一霎間的喜憎就能斷定了我們的命運。

第二、是漢夷不和的事實。

因爲歷來邊地的漢夷對策是撫夷自重，養夷成患，以圖博取仕進，升官發財，所以忽勦忽防，或撫或防，無統籌的規畫。有時夷人受了官兵不分皂白的痛殺，有時又受到袒夷抑漢的待遇，有時姑息，有時殘忍，刁滑的漢人，在繁盛的鬼域伎倆上，常常欺騙夷人，更有些製造謠言的小人時常挑撥漢夷間的感情，互相仇殺，以便從中取利，又因漢夷的生活習慣不同，漢人自視文化高尚，不賤低視夷人，夷人自視強悍能戰，也看漢人不起，夷漢爭端不易消弭，夷漢不和，自爲不可避免的事！

有一次，我們在昭覺至耶路拉達途中，有個黑夷氣色洵洵的問我：「在你們的地方，你們欺負我們夷人，你們到了夷地，輪到我們欺負你們了，你怕不怕？」我正色告訴他：「在漢人地方，夷人不必怕漢人，在夷人地方，漢人不必怕夷人，漢夷是兄弟，我不怕」。他呆了一下。有個方夫說道：「我們並沒有得罪你啊！是不是？」「地上的山羊沒有得罪老虎啊！爲什麼老虎把牠吃了呢！這就叫做羊落虎口，不得不吃呀！」他一陣怪笑，得意洋洋的走了。

有一次在竹核吳家，也是一位黑夷跑進門來，做出許多不好看的怪樣子，他看見我們在吃飯，他伸長一雙黑手抓飯吃，我示意把他拒絕了，他又在地上檢二枝短竹，又伸進我們的碗裏來，一邊說着：「我是黑骨頭，大家大夥吃」，我氣上心來，搶過他的筷子，一把折斷，指着叫他出去，夫子們都嚇了一大跳，結果這個黑夷竟意外地悄悄走了，原來夷人也是吃硬不服軟的。

又有一次，在昭覺，一個夷人與高采烈的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漢人打冤家打日本人不過，現在日本人已經打進西昌，日本飛機也來了，我們跟日本人是親家，你們不得了」。他居然認漢人爲冤家，認日本人爲親家，又能够製造簡單的謠言，真叫我們聽了痛心得很。這件事假如有國際陰謀，其貽害民族，實非淺鮮，暹邏國現改稱泰國，自稱爲泰（THAI）民族，據他宣稱泰民族在亞洲境內散布於中國境內雲貴各地，他們將來都要民

族自決。這種說法等于以日本的代言人自居，逼遷是親日排華的國家，思念及此，對於我們小兄弟這種不長進的談話，真有點不寒而慄呢！

又有一次，我們在渣泊附近走着，達夷的娃子拉格跑來說：「你們不要到雷波去罷，你們的冤家已經把平夷場炸了，你們許多地方都被燒完了，住學堂的漢人都跑了回來，我看你的話不對，你不是說你的冤家打不過你們麼？」他們對於這種消息總帶着幸災樂禍的語氣，他們以為漢人完了，夷人該出頭了。我一查究這消息的來源，又是一個由雷波來的漢商說出來的，一會兒磨石達夷也跟我談着同樣的話，我只好跟他打賭，如果日本人炸了雷波，我的頭情願割下來，他們半信半疑的聽着，日本人狠呢，漢人狠呢？這問題他們都解答不了。

第三、是漢人在夷地的生活。

在夷地漢人都是被俘虜過來的，這種漢人我們到處都碰着，據我的分析，他們可以分做下列三類：

第一類是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的，這類漢人被擄入山，在三四十年前，生活習慣完全夷化，身和心都受蠻子的同化，他們等於以前在漢地官兵盜匪的騷擾，背膏稅吏的壓迫，民不聊生，歲無甯日，終年收入，不够溫飽，且受盡地主家吏的苛勒，擄入涼山以後，雖生活簡單，階級俾低，但是足衣足食，自耕自給，無徭科之繁，兵匪之擾，歲月

長久，反有樂不思蜀之感。夷人黑白之分雖嚴，但生活享受，完全相同，黑夷對白夷之保護，更認爲天賦的義務，捍衛無微不至，故有等漢人，且樂爲之用。我曾在美姑省已遇見此等漢人，自稱已無歸漢地之想，因爲年代久遠，回到故鄉，景象全非，反而不能立錫，他們頻頻相問，外面是否宣統坐朝？糧稅苦否？亂兵如何？真有一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」之概。

第二類是心不忘漢的，這類漢人雖被擄有若干年，但人心尚漢，自念此身終世，無自由之望，只好死心塌地，勉操奴役，但自誓絕不成家立業，爲夷人生利，子子孫孫永爲娃子，貽祖先之羞，我們到處都看見這些漢人，他們因爲不肯配結蠻丫頭，慘被毒毆，手足鱗傷，夷人無奈何，他們入了涼山，在層巒重壁，夷人包圍之下，自知沒有逃歸故里的可能，就抱着甯死不辱的精神，來與夷人周旋，不成家，不立業，有好多錢，用好多錢，不留下半文給主人使用，我們在竹核省已都看見到這類漢人，他們自傷身世，認爲沒有面目再見祖先，內中有一個是石匠，夷地專門人才很優待，所以他餓不怎樣受苦，他們捉了雞，宰了豬來獻見，說：「自分終身見不着漢官威儀了，委員們來了，這樣就好像見了父母一樣，務請你們轉告政府，涼山這樣的漢人，也是政府的子民，不能掉首不顧呀！」有的更懇懇致函外面的情形，今年是民國幾年，幾月，幾日，我們到的那一天正是廢歷九月九月，是重九佳節，他們嘆着氣說：「我們天亮起來，天黑睡

覺，跟蠻子生活，只曉得從天亮到天黑就是一天，別的全不曉得，這種世界，不是人過的呀！」我們對於這類有蘇武氣節的愛難漢胞真懷着無限的同情和欽敬。

第三類是心思歸漢的，我在竹核馬家，拉米吳奇家碰見些年輕的漢人，大約二三十歲的光景，他們都是鄰近黑夷的娃子，聽見漢官到來消息，跑了遠路來見我們，他們有的夜深更闌偷偷進屋內，有的乘人不備，向我們哭訴冤苦，他們不是被擄進來，便是被騙進來，進來之後，囚企圖逃走，受盡豬屎練，穿木鞋，睡地窖，細縛，鞭打的苛刑，轉轉販賣。有一個名劉中富，已被賣至第三次，他們年紀輕，志氣有，當然不願過奴隸的生活，但幾次逃跑不了，只好忍辱偷生，靜待機會。他們苦苦向我哀求，要我救他們出去，願意一輩子替我執轡伺候，子子孫孫，不忘我的大德。我處在這樣逆來順受的環境下，正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對他們的奢望。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只好徒呼負負，空言相慰，對他們說政府已經注意到涼山問題，你們姑且忍耐一時，將來總有辦法，夷人和漢人是一家，黑夷和白夷要平等，不久你們一定可以自由出寨的。我們在裏面，事事檢點，免引起夷人疑心，所以派送針線的時候，凡是說漢話的娃子，當面常常不送，暗裏却偷偷送與他，他們總不免要和我们表示親熱，這是出自他們愛護漢人的表現，常把我們弄得很窘迫。

除了上述三類漢人以外，還有一種忘本的漢人，是他們雖是漢人的子孫，但因世代

相傳，已習染夷俗，奴性極深，甚至爲虎作倀，魚肉漢人，既已不自認爲漢人，反自稱爲冠冕堂皇的白夷。因爲涼山內地，白夷，娃子的名稱，不以爲恥，漢人二字反成爲低劣的名詞，受人賤視，這類白夷，在涼山內占極多數，也是黑夷恃強做惡的主要生力軍。

在涼山裏面，可以根據上面的分類，把白夷分做四等，志本的漢人是正娃子或頭道娃子，受黑夷的寵愛。不知有漢的漢人是好娃子，或二道娃子，受黑夷信任。心不忘漢的漢人是三道娃子，黑夷對他們不常常，身思歸漢的漢人是四道娃子，黑夷對他們虐待賤視。還有娃子的娃子，不但須代本身的主人——娃子服役，還要代主人的主人——黑夷服役，他們簡直是二重的奴隸了。

六、小涼山

△……………▽ 從昭覺過姑磨河，烏拋山至耶路拉達，經省已黃茅梗，拉米，伊惹蘇
……涼山界說……▽ 河，裏脚槽，母狗坡以達葉溪，是大涼山的範圍；越過葉溪，從吳家
△……………▽ 壩起，是小涼山的所在地，大小涼山以龍頭山爲界，母狗坡算是龍頭
山的最後餘脈，也是黃茅梗在東面的最後防線。原來大小涼山並不是一個具體的名稱，有這麼一個大涼山脈，小涼山脈。涼山既不是一座山，也不是一座城，乃是漢人對於

深山夷巢的一種統稱呼，普通人稱涼山，其含義是深居的懼懼區域，大小涼山的分別，據夷人的解釋，大涼山是懼懼原始的住牧地帶，小涼山是懼懼侵吞漢地而來的區域。照這樣推測，自竹核以東，葉溪以西，由北緯二十七度至二十九度，包括甯南以南巔邊以北等地，以耶路拉達為中心，這個範圍以內的山丘平原，通稱為大涼山。小涼山的範圍包括雷波，馬邊，峨邊，屏山等漢人喪失的土地，自黃茅埂以東，若大小谷堆三稜岡，馬顯子，西西角，吳家壩，黑竹，油渣坪，三河口，榔子村，小屋蓋，溫壩子等地，清末設汛一三八，設分卡五七，兵勇一萬數千，歲餉在三十萬以上，民七以後，防軍漸撤，各地先後淪陷，強悍夷人於擄人劫貨之餘，更侵占漢人田地，自大涼山移出若干娃子，實行壩奪，以作永久之計，步步為營，繆紮繆打，大擴張其所謂「小涼山」的地盤，故所謂小涼山乃為不固定的，凡失陷於夷人的境域，通稱為小涼山。在雷波縣，小涼山的邊區伸展至距城十五里以外相接壤，雷波縣稱十八個場鎮，現僅存三個場鎮，雷波至屏山的交通，一個月只有六天可以通行，這樣說來，如果政府再不猛省急迫，善為之計，則所謂小涼山者，將要不斷的擴充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慎為注意的。

△……△
由吳家壩
到烏角

▽……▽
吳家壩是磨石支夷人住地，這個地方，望名思義，可知從前是漢人的區域，再行五里抵西西角，西西角是一個臨河斜坡，拔海七六〇米，清時設汛，置哨官一，防母狗坡以上八寨夷人，現歸吳奇支娃子居住

。我們在露天底下野宿一夜，乾糧吃完，便煮南瓜充飢，涼山菜蔬有蘿蔔，和南瓜兩種，乾糧不是蕎麥，便是玉蜀黍，我們把玉蜀黍做成湯丸似的一團一團，放在鍋裏泡湯一煮，吃起來大有滋味，比較那種拌涼水而吃法，又進了一步。

由西面角朝上行過那泥溝小河壩，經馬鞍山，陡坡重重，黑角殘址，便在半山的突平地出現，城郭長葫蘆形，尚餘城牆餘石，外圍土牆，清未設營，置把總一，有漢人數十家，城內且設街市，互通有無，淪陷以後，焚掠一空，現城內已無人住，一片荒土而已。黑角底下是千萬貫，也是已廢場鎮之一，我們繞向東行，正在浩浩蕩蕩，大軍啓行之時，忽天空上一塊巨石掠頭而過，全山行人同時驚吼，達夷因爲馬鞍山撒馬家是他的冤家，以爲是他們來尋仇，馬上拔槍搜索，神色嚴重，大家都喘氣疾走，直上山頂，達夷指着山谷的炊煙，告訴我們這就是他冤家的住地，幾個月前，他們打過一次仗，把他們的房子燒了好些，不久還要打一次冤家，達夷的計劃，是要驅逐撒馬家離開馬鞍山，由磨石支的娃子搬出來住，我們經過他的舊屋，在門前憑弔一回，又經過他孀兒焚尸的所在，他便對衆娃子演說慷慨激昂，看起來一場惡戰是免不了。

當晚在達夷的新居住宿，他的新居是一所羊圈，我們擠不進去，大夥兒都在門外睡了。

在渣泊我那可惡的夫子闖了禍，他們看見許多蠻子跟我們一路走，全擋着新出土的

鴉片煙，一塊一塊像泥堆一樣不由不起了一「貪」的念頭。到了渣泊，他們認爲只要一天路就到雷波，此時不偷，更待何時，有一個夫子便首先下手，偷了達夷一塊鴉片煙，誰知一會兒給達夷的當家娃子拉格發覺，把那個夫子毒打一頓，我們起先不知原由，嚇了一大跳，以爲這位魔王中途變心，先打夫子，後殺主人，隨後知道了情形，除勸令夫子交還原物外，並叫他的達夷賠不是，一場風波，始告平息。這些癮君子真是累人，途中我曾屢次詰談，以息這算人身上，不圖他竟做鸚鵡竊之舉。夷人只有他像我們的，那有我們搶他們油的份兒！在渣泊，我被偷去了一件夾背心，一條圍巾，還有一個獅頭銅印，不見之後，只疑自認晦氣，手腳折了往袖裏藏，一聲不響，正是：在涼山裏面，只許夷人放火，不許漢人點燈呀！

磨石達夷的家一共有三處，他先接了五個婆娘，死了二個，還有三個，分做三處住，不驗嫡庶，各立門戶。在渣泊的這位婦人已娶來六七年，聘金不過百餘兩。原來黑夷對親，最講求門戶階級，普通黑夷娶強悍黑夷的女兒，價值最高，約一千至一千數百兩不等，彼此門戶相等的，聘金中等，只需四五百兩，如果強夷娶比他弱做支家的夷女，那對方是求之不裕，條件自然也愈突低了。有婚姻關係的夷人，彼此便爲親家，有共同患難，共禦外侮的義務，夫家有事，婦家須傾力以助，生死在所不惜，因此男夷高攀權貴的夷女，即可獲得莫大的保障，而權富夷女的市價也較另外不同了。

由渣泊到烏角要經過八哈，爬上一匹山又下了一匹山，跟着又上山，這時候大家都到了強弩之末，不能穿香縞的地步，我心中盼見漢地，漢人如大旱之望雲霓，幻想着能看見幾個衣冠楚楚的漢人，能够坐在桌子邊，吃一碗豆付湯，拌大米飯，那該是多滿足的一回事。

這個願望一直到天黑，才有了一線希望，一位自稱王校長的先生走到我們跟前請我們到邊民小學休息，周圍還是夷人，不過，空氣改變了，達夷一定要讓我們先走，並且「委員」「大老爺」賊怪起勁，這是我們以前沒有遭遇過的，那些娃子們也退縮到後面慢慢的走，不敢要要眼鏡，要鞋子這一類把戲了，烏角已經在望。那裏住着十來家漢人，省立雷波邊民小學就設在那裏面，據說夷人還是很兇頑，住的是已投誠的熱夷胡家，他的牧地一直到叭哈，他們的家裏出過土司，所以對漢人比較緩和些。

△：：：：▽ 這一次因為有兩個被俘的漢人，由磨石達夷受托贖取出去，沿途同行
 △：：：：▽ 兩位俘虜…… 同息，靠這兩位的臨時通譯，我們沾了不少的光，他們替我們當翻譯
 △：：：：▽ 回到漢家…… 當舌人，替我們找材料，打圓場，很得一些便宜，其中一位是洪哨官，他的名字叫發榮，是民國初年三稜岡的哨官，通文墨，能武事，被擄至今十九年，今年才由他的兄弟探得他的踪跡，知道他住在美姑河附近的阿六家，便托磨石達夷替他設法，用一百八十兩生銀子贖出來，他的生活完全儼羅化，穿的吃的，都與夷人無異

，幸好他說得一口格格不平的漢語，一路跟我們說漢話，講夷情，減去旅途上的岑寂不少。他現在涼山已有房舍，有牛羊，有田地，還積蓄了幾十兩銀子。這次出來，全部交還黑夷了，他也是心不忘漢的可憐同胞，主人迫他結婚過好幾次，他堅決的拒絕了。當然，他是挨了毆打過的，據說在涼山若配了蠻丫頭，有了兒女，他還活，就想出來也放不下了。所以，不結婚的漢人還有歸漢地的希望，一結婚，不說主人不放你，就是你自己也走不了，黑夷所以獎勵娃子們結婚，一半是爲了這個緣故。

還有一個俘虜是雷波駐軍某營的大兵——齊精清，他們裝在哥羅壩，忽然一天晚上，給夷人四面八方圍住，擄去了四個人，一個排長，幾個士兵，排長抵到涼山裏面，被綁在樹上，用槍尖刺死，幾個士兵都賣得東西紛散，駐軍提到了惹事的吳奇支黑夷吳奇始係，囚在獄中，磨石達夷把他損辱出來，以取贖殺虜官兵爲條件。始係進了涼山，使道遙法外，不肯外出。磨石達夷於受了扣押，又輪到他進涼山贖人，結果只贖出這位大兵，價值一百〇八兩銀子，這位大兵死裏逃生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恨不得雙翅飛出地，自由自在。到了雷波之後，才發現這位大兵並不是部隊所繫索的人物，他原是哥羅壩人，以挑水爲業，是同時給羅羅擄去的。達夷吃了這虧，非常煩惱，要求把這個人交回，再去尋訪，以免受雙重的賠累。陳縣長覺得既然贖出的漢人都有重蹈湯火的道理，所以就便宜了這個夫子，他真是一文莫名的安回故鄉了。

在烏角，我們碰見的王校長，他的家世的，也包含着一段悽慘的故事，他的父親是三稜岡守官。他全家住在三稜岡，三稜岡攻陷，他的父親不屈陣亡，他一家人都被俘虜。王校長自己恰巧不在防地，僅得身免。事後，他參加軍隊，三回五次到夷地打聽，救出來不少的親人，惟有他的胞弟渺無聲息，至今已二十一年，他從此決心研究夷務，他自己在烏角開了一間酒店，專與夷人結交，他又兼任省立邊民小學校長，收容不少夷人子弟入學，直到今年二月，才由三教熟夷傳知伊弟尚生存人間，姓名身世，都能相符，他托了極大的人情，由數黑夷重重担保才在夷人嚴重監視之下，在一指定地點會了一面，對談之下，權屬自家兄弟，寢焉抱頭痛哭，悲喜交集，他的弟弟現已是比較自由的娃子，有牛羊五六十頭，有山堡和房舍，也有自耕自給的田地，幸得還未結婚，沒有妻子的牽掛。當時夷人索價二百五十兩，王校長三個養子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談了整夜，仍然被迫分攤，各自東西，據王校長說，他已經和他的弟弟計劃好，預備逃走，由他請一點夷人，入涼山帶路，大約晝伏夜行，有六七天，便可脫險。這個辦法實帶有幾分危險性，但願吉人天相，他的弟弟能平安逃出夷巢才好。

△ 烏角是雷波縣的邊後一道夷門，離城只有十五里，七八年前由紳耆建築木屋十六間，鼓勵漢人往來，最初入住寥寥，數年後漸多，現實住滿十之七八，有漢民十餘戶，多以與夷人互市爲主要職業，烏角是投

賊胡家的屬地，黑夷名胡星明，前由雷波縣府委為大隊長，負責雷波至烏角一帶的治安，他的心地尚好，故尚能相安無事，不幸胡星明於本年初病故，他的管家娃子白申元亦相繼病死，烏角治安，大有風暴將臨之勢，幸吳家尚有妻室二人，即由縣府委以正保長副保長職務，正保長是金區氏，副保長是吳奇氏，又委胡家管家娃子蔡得賢為副保長，協理政務，才把星星之火平息下去。夷人與漢人間的糾紛，大半由王校長當和事老，所以半年以來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在烏角，我們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參觀一位白夷候萬金的婚禮，回來之後，看見校門外掛了一個娃子，五花大綁的坐在地下，給許李夷人毆打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磨石家的娃子，吃了一驚，連忙詢問底細，原來這個娃子酒後失言，習好胡家吳奇氏到小學來參訪我們，吳奇氏一來因為她是新任官銜，想來結識結識漢官，二來問說我們通過，涼山，含有畏敬之意，前來拜訪。誰曉得這位酒醉了的娃子一時未辨及她是黑夷還是土官，看見她年輕美貌，不忌說了幾句不相干的風流話，這一下把事情弄大，她官也不參了，口聲聲要把這娃子處死。她的家門圍牆來把這娃子捉下痛打一頓，剛巧我們來到，吳奇氏看見我們來，更加放潑，聲明這娃子侮辱黑夷，侮辱官衙，照夷人規矩，或漢人規矩都是罪有應得，她那些家門更圍來向我們報告說：吳奇氏新任保長就吃人欺負，如不重辦，以後公事辦不了，就要辭職不幹，我和王校長曉得黑夷要強，好禮面，一時拗他們

不過，便進到校內，把胡家入衆傳來，溫喜安慰他們，獎以知識守法，能辦事，有規矩，非常體面，等他們氣憤平息一些，便告訴他們：今天委員來到這裏，一切看委員的金臉，姑且饒恕他一遭，由他的主人磨石達夷替主人洗臉皮。他的舅姪子們都答應了，女保長堅執不肯，她說，她吃姪子背負是極大的恥辱，非這姪子死給看，斷不干休。我曉以漢人的法津，她執拗不應，後來由王校長韓團說，這件事格外難得體面些，由委員給她洗臉皮，她的舅姪子們把她擁了出去，算是和平解決。所謂洗臉皮就是一打酒一請勝利的一方吃，舉了杯，飲了酒，天大的事，轉瞬平息，算是杯酒釋歡，言歸於好。到我們離烏角的時候，他們都吃得昏天黑地，皆大歡喜了。

磨石達夷吃了虧，行動更謹慎了些，因為馬夷與自夷之間總不能有下犯上之事，如果有了以下犯上的舉動，那怕是天大的要人，都難得援救，所以達夷只好低聲下氣替姪子陪贖，出了二兩銀子買酒道歉。這位女保長竟發怒之下，把達夷大罵一頓，竟忘記參謁漢官的這回事，到了後來，他轉托了王校長，做死做活，請我們一頓豐富的羊席，她贖節的週至，令雷波的官紳也爲之驚異了。

因爲要觀光夷人的婚禮，王校長勸我盡廣談話，烏角多住了一天，結婚的男家很優待我們，讓我們自由發問亂語，新娘是由過關打花籃的夷人去措來，顯然還是古代掠奪婚姻的遺跡。新娘搶到之後，在三天底下睡在一個用篾片編成的灶架裏面，新娘的面

孔用紅布遮着，由一個老婦替她梳裝，戴穿首飾和手環，再由一夷人把她揹進屋的一個角落先睡下，來客在堂天底下大吃其生肉澆酒。酒食既飽，唱歌互和，比賽系譜，其次使男子接交遊戲，少壯相撲，樂意融融。我們訪問了半天就回來，主人很款意的向我們道謝，他顯然是極歡迎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來增進他的體面的。

△……小涼山……▽ 小涼山是饑饉向外擴張的住牧地，沿途所得的印象，我有如下的感

△……的印象……▽ 第一，漢人的失地太多了，從拉米以後，黃茅梗以東的大小谷堆，長河壩，三稜岡，馬頸子，田家灣，三雞窩，黑角，西蘇角，以及雷波縣，仁義，那古，李子坪，青山等十五鄉，現在都陷落在夷人的手裏，他們掠得的土地，田園荒蕪，只移出少數的娃子來住牧。

第二，夷胞對漢人仍懷有驚畏的心理，我們走入小涼山，沿途饑人，多加猜疑，有的認我們來看路的，有的認我們是來偵查的，有的偷偷的問我，漢兵什麼時候開來，一種恐怖之形溢於顏面，在小涼山的夷人，他們大半在大涼山裏有自己的老巢，預備漢人收復失地時，他們就退回去。

第三，投誠漢人為虎作倀，在吳家壩，我碰見幾個漢人，他們是從雷波移住進來，移住的原因，是他們犯了事，站不住脚，只好往涼山裏逃。他們以前多與夷人勾結，教

夷人搶劫，販土種烟，及購槍等非法行為，他們則自負情報先鋒的責任。他們知道那個漢人該贖，那個漢人該搶，進了山後，依附那幫兇悍的烏夷，真是如虎生翼，其作奸犯科實較夷人爲甚。

第四，公路交通的重要，這次從我大小涼山裏打了一轉，沿着古西雷通道行走，越感覺到樂西公路，不應改道彎道走富林，多走上一倍不止的路，而托烏菩薩岡一帶，冬季積雪，山坡崎嶇，與黃芽梗的困難相同，如果依照以前的西雷通道，通過大小涼山，不過四五百公里，實行兵工築路，武裝屯墾之後，則不僅樂西的交通問題解決，即數百年來的夷務問題，亦可迎刃而解。而涼山的礦產向埋沒於夷人巢穴之中的，也可大事開發，以裕國計民生，可謂一舉數得，不料當局者計不出此，舍近就遠，爲交通而交通，有些失算。

第五，我看見了被俘虜進來的漢人婦女。涼山內我得着的娃子，只有漢人男子。沒有婦人，很引起我的疑惑，吳家壩以後，有一個穿着八褶裙，絲髮赤足的婦人，走近我們，自稱是漢人，我問她涼山裏怎麼很少見到漢人婦女，她笑着答，女人擄了進來，要被迫婚配的，婚配之後，生育兒女，主持家計，便儼然是一個蠻婆子。外面的男人曉得婦女進來總是失了節，只好算了，不去贖她，女人進山後沒了指望，嫁雞從雞，嫁狗從狗，就是漢人，她也不敢自承爲漢人了。

七、涼山與雷波

△……雷波……▽ 雷波是坐落在金沙江北岸的一個畸形平原，海拔一二六〇米，由金沙
△……夷患……▽ 江河谷到縣城，東西都要經過一道陡坡，這個平原長約二十里，廣約

十里，是漢夷互市的場集，也是漢夷交惡的要衝。我們到了雷波，看見漢字，漢人受當地官紳的歡迎，就好像流浪了十幾年的孩子重新投到祖母的懷抱裏一樣。雷波的人士都用驚異的和欽佩的眼光來招呼我們。我們到了雷波之後，簡直是座上客常滿，話匣子整天不倦的被訊問着，因為由西昌到雷波，反不大人通過，而通過涼山來的自然是稀客，更加受人的歡迎了。

在雷波住了五六天，和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接觸，深切的感覺得雷波前途的危機。雷波以前有十五個場鎮，人口有十七萬餘人，現在只剩餘三個場鎮，人口僅二萬餘人。這些廣大的土地和人口，都成為僵硬的勝利品而被永遠佔據了。由雷波到屏山的交通，沿途還要經過三天的夷巢地帶，夷人時時出沒，搶人掠貨，因之商旅裹足不前，郵政也寧改道由雲南走，加上一倍不止的時間以圖安全。雷波現有軍隊一營，一連駐縣城，一連駐牛吃水，一連駐黃鄉，實施定期保甲制度，每逢舊曆一和六，由軍隊放哨警衛，讓商旅於是日趕路過境，一個月祇有六天的交通，其餘的日子均在靜死狀態之中。交通既然

這樣的障礙，商業，文化，政治更無從推動，我每天在街上都碰到大小的公務員休閒的在茶館裏品茶談天，我們雖也會熱情的談到困難期中，工作的煩瑣，然而他們委實也是想辦事無事辦啊！

在四川的雷，馬，屏，峨四縣，以雷波能吏務問題最為嚴重，屏山屬地受饑饉侵擾較少，峨邊，馬邊，也都保有交通線的安寧，惟有雷波一縣政令不被全縣，喪師失地，頻有所聞，我曾借問雷波縣府的吏務卷宗，光是廿七年的某三四月，各種焚掠擄人的案卷達四十宗以上，案牘不結，不了了之，人民處此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情況下，慘淒莫名，政府限於軍方財力，只有出之安撫之一法，在雷波有無數的夷人當千戶，百戶，夷兵等，他們月有餉，歲有賞，可基効果幾等於零，夷人於聞牛皮，吃血酒，宣誓投誠之後，一出城門，又鎗殺如故，有的降了又叛，叛了又降，視官府如韃物，待漢人如雞狗，故引起雷波城內漢民提出「夷不見漢，漢不見夷」的口號，以圖用最消極的辦法來抵抗敵人。

但是「夷不見漢，漢不見夷」的辦法是走不通的，因為夷人沒有了漢人，他們主要的原料——布和食品——斷，將無法獲得，而形成莫大的困難，同時，漢人沒有了夷人，那麽雷波城內十分之七的商店只好閉門大吉，沒有生意可尋，故雷波人士又有一夷和漢，見不得，離不得」的說法。查雷波一地，在清代末年，共設有汛地三十四，分卡五，官

弁五十三員，兵勇二千二百餘名，歲支餉銀七萬二千二百餘兩，現有武備僅有保安隊一營，民團若干，撫夷費年支九百餘元，當局對於夷務政化工作極力收效，無怪乎疆疆之日臻兇險得寸進尺了。

過去雷波，對於夷務除防堵，安撫兩項辦法外，還有包山保路，作當差兩項辦法，包山保路，是指接近漢地的夷人，給以年金若干，責成他們負責保護附近田畝和道路的治安，如有洗劫情事，概由該支夷人負責，這種辦法行之雖久，但夷人掠奪之役，又推諉不知，以圖得雙倍之利益。現此辦法已無形取消，改用民團自保制度，至作當差係拘押有勢黑夷坐質夷卡，以防夷叛，用投鼠忌器之方，以防夷叛，作質黑夷，有娃子伺候，月給官費，開支甚大，但民八九年後，質夷多數逃亡，不服約束，目前當差黑夷均不再受質押處分，僅以與千百戶名義，自由出入，一旦有事，由其代為轉達政令，探聽消息，營救難民而已。同我們來雷波的磨石達夷便是一個赫赫大名的上千戶，他也是當差夷人之一，他因在漢地日久，深通世故，有營政客的身份，常勾結商人，販烟購槍，以圖厚利，特與官府周旋，仰仗官勢，為所欲為，政府所以挾以爲懼者，不外把他作爲一種中間人，于漢夷生事之際，爲雙方說合罷了。

△……

登政客

▽

這裏所要說到的登政客，指的是磨石達夷。磨石達夷曾在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受雷波全體商人的控告說：

△……

▽

「考磨石達夷是夷奸，漢之大盜賊，左右之爲先容者，亦受磨石達夷

之賄矣，查磨石達夷每一進城，四處必發生洗劫之事……若磨石達夷不入城

，則各鄉稍爲之安……人人都道磨石達夷係雷波之一大魔王」（下略）

磨石達夷爲什麼有這麼大的聲威呢？就是因爲他有一副政客的本領，對漢對夷應付裕如，所謂鷸蚌相爭，漁人得利，他之所以能從碌碌之輩中升成今日之地位，就在於他能够要手段，能够看風勢。

第一，他能够利用他的地位成爲政府官紳不可或離的人物。磨石達夷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，不過是一個百戶，自從他保過西部科學院考察團進涼山成功之後，他晉升爲千戶，在漢人目中，成爲有威有勢的人物，泡雖爲蠻夷，但懂漢語識漢情。在漢人地帶，很表示恭順，有的地方替漢人賣力。他很懂官場的規矩，知道「財可通神」這一句話。他常常送人情，獻禮物，又能够跟幾位紳士攀交，大衆合夥做生意，裏面的鴉片和皮貨，外面的日用品和槍枝，兩手成交，便是一注大財。他是一位能够替自己打算，同時也不忘他人利害的人。所以他在財富上成了功，在聲威上也成了功。他對政府百姓一向都是這樣說：「我磨石達夷爲你們漢人真是誠心誠意，有了我磨石達夷，夷人就不能亂動，你看，我某次……某次……都不是爲了你們漢人麼？」

第二，他能够利用他的優富才幹成爲涼山的「硬都都」人物。他一方面對漢人這麼說，他方面又對自己的夷人說：「漢人時刻要來復仇，他們要來娶回難民和土地，我磨

石達夷在漢人方面做事，消息靈通，他們要來有我。我時常告訴漢人我們夷族裏，他們怕死就不敢來了。「夷人關於漢人的消息，全靠他和其他政客們的口傳，所以在晚間火灶邊的集會中，他常是左右認為敬畏的人物，主要的是當爲他懂漢情，懂漢話，又到過漢地。裏面的懼懼要聽他傳消息，作爲漢夷事件的中間人，贖娃子，講投誠，都非他不可。

在涼山表面，我們受侮慢，到了雷波，我們受尊崇，在涼山裏面，我們作爲磨石達夷的工具，被標榜着，到了雷波，他更利用我們帶進一些大土和生鹽，我曾表示過不負責任，但是他終于帶進城了。他時常標陳他的功績，要求加封。他一到雷波，便命令他的當家娃子，把自己一匹愛馬送給當地駐軍，要拜范營長當乾兒子，把范營長弄得哭笑不得。他又會叫自己的兒子拜常德慶做乾爸，他的把戲真多，所有政客的把戲他都會一套。

這位蠻政客還有他的偉大計劃，他預備把馬鞍山的撒馬家整個消滅。僅借着復仇的名義大打冤家，召集所有的家門前來助戰。其實他骨子裏的目的，是想取撒馬家的土地田舍而代之，把自己在涼山裏的娃子挪出來耕牧，以消除交通線上眼釘，鞏固自己在大小涼山來往的便利，那個時候，他可以做一個大大的保頭，他在交通線上將執着權威的地位，無論夷人或漢人的境界，他都可以暢行無阻了。

夷 古
務 今
談

僮儼之亂，始於漢唐，蜀孔明之七擒七縱，以攻心爲上，不置流官，不設防卒，遂起後代爲患之階。唐人詩云：「越嶲城南蟻難地，傷心從此便爲夷，冤聲一慟悲風起，雲暗青冥日下山」。明清以後，夷患更烈，惟邊地長官，每倚寇自重，往往捏造夷情，不說傾巢出山，便說僮儼大反，以復吞糜糧餉，妄博陞賞。事平之後，又捷報羣醜蕩平直搗夷巢，每次經費動輒數十萬，濫保至數十百人，故沿邊者視夷務爲升官發財的捷徑，非不能平之，不願平之而已。咸同以後，僮儼受漢人之欺玩，因而爲反者比比較是，試問川南及寧屬各州府廳縣志，均有所謂夷務邊防等字冊，於防夷撫夷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可見星星之火，足以燎原，燎原之後，又無善法處理，則只有坐視蔓延，譬如流寇，最近本迫于民變，民變之後，聲威日盛，則又不願解甲歸農，釀成爲野心家御用的變亂。夷亂之勢，未始不可作如此看法，但夷亂尚有其內在的原因，夷人對農工等業不知創做，不事模倣，日常生活時感不足，而鹽布等必需品，尚仰給漢人。僮儼因生產力低下之故，以物易物，時虞出超，故劫奪之事，在所不免，漢人從而苛壓之，戲侮之夷漢不和，遂起民族間仇視的頑固觀念。

自從歷代坐視夷患膨脹之後，主張進剿的大有其人。道光十七年四川總督羅廷立，提督張必祿會同奏請，撥餉三百萬元，漢土官兵二萬人分道進剿涼山，一勞永息。奏入

，奉旨詰責，以爲各邊夷務，自來無此辦法，同治十一年俄邊通判下降請調兵專剿黑夷會攻夷寨，斬其首惡，爲長久之計。奏上奉批，謂黑夷亦天地所生，豈容盡滅，且滅之切非易，斷不可行。於是乎歷清之世，都以防堵爲撫夷務，則夷之議，不復言及。

民國以後，邊事日壞，邊屯務調查員建議三策：「分道用師掃穴擒渠，安官設治，計之上也。特設專使劃定夷區，簡軍實，修戰備，相繼剿撫，收土爲藩，計之次也。設墾務局，招民開墾，得寸進寸，得尺進尺，又其次也」。以川政混亂，遂不能行。近數年來，專爲僱僱所威畏之鄧秀廷將軍亦主「用自殺黑，以夷攻夷，誘夷制夷，進朝涼山，改編保甲，夷人改漢，嚴懲頑黑。今年，西康會邊屯墾委員會成立，主張政治重於軍事，軍事備而不用，遂一反以前武力爲主的作風，海籌量境夷平等，黑白平等。

我以爲夷務問題，據此行的經驗與感受，最近邊地的夷人，可採取治政重於軍事的辦法，予以自新及教化的機會。涼山原始僱僱，似乎不能予以姑息的婦人之仁，貽誤國家民族。但我不大主張屠殺政策或純粹軍事主義，我主張涼山的僱僱問題，在漢夷平等，黑白平等的原則下，仍不能避免不用武力。我們一方面感備舊武力推行兵工築路及武裝屯墾，以破壞夷人自險自固的堡壘；同時仍抱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原則。在兵工築路，武裝屯墾的局面下密行一元化的政治，經濟和教育，我們必須注意到鴉片戰爭後，外國教堂，醫院，學校在中國內地林立迅速發展的事實。我們固不願對自己的同胞施

行類似的鴉片戰爭，但我們不該不注意到落後文化頑強的拒絕前進文化的可能性。當然的，對於那些狹夷自重，魚肉夷漢的邊地官紳我們也不能不加以嚴密的注意與消除的。

收 穫

這次我冒險深入涼山，過謂頭山東西，雖然受了無限的驚恐，但是，除了我本身任務上的收穫之外，還在民族溝通的工作上盡了可能的責任，這算是我附帶的多餘收穫。我在涼山裏面宣傳的內容着重於下列三點，雖然不能普及僮胞，婦孺皆曉，至少是在我通過遇着的夷衆是接受了多少的影響的。

教 訓

第一，他們開始知道有政府，有領袖，我隨身帶了不少的畫報，畫報上不少關於政府官員和首都風光的寫真，以及蔣委員長長的肖像，這給我以工作進行的莫大便利，教訓他們認識蔣委員長，那是領袖的一幅全身戎裝像，莊嚴肅穆，他們看見了這位偉大的人物都欽仰了不得，並且公認肖像裏的人物的確可以做得中國的「皇帝」(？)我憑着畫報的內容講重慶的風光，講政府的威力，把那空中的鐵鳥，陸上的坦克，都指給他們看，他們看了不住的「啊喲」「啊喲」(驚服的感嘆詞，夷語)，有些到過漢地的僮胞，更證實我所說的話，我不斷地重複「中央」「蔣委員長」等字眼，使他們在腦子裏有無數的刺激，自然而然的就會反應出來，這是很有效的一種方法。

第二，他們開始知道滇夷是一家人，我是用下列的方式進行宣傳的：我首先根據僮

儼的話，天生有三種人，一種是夷黑，一種是娃子，一種是種是漢人，以及孔子。右手造漢字，左手造儼文，證明漢夷是一家；再告訴他們，漢人以前也是跟儼一樣的生活，又告訴他們除了漢人以外還有藏，回，苗，蒙，滿等人，他們和漢人當是一家人，以證明不懂漢儼兩種人是一家，最後，並且說漢人和儼人除衣服，生活外，就沒有分別，而儼和洋人就大大不同，和原始民族談話，最需要具體的例證，抽象的話，他就不相信。

第三，他們知道了要打共同的冤家——日本人，我到處給他們講回教抗日的故事，大意是說，當初日本人打中國，回教的人說：他打的是漢人，跟我們不相干，不願意出來抗日，後來日本人打來了，回教還以為可以照常耕田做生意，結果，他們給日本人抓去，都殺了，日本人告訴他們說：我們殺的是中國人，我不管什麼漢人，回人。于是回教大大覺悟，現在已經團結起來，打日本了。儼對於這個故事很有興趣，他們默承了這個故事的真理，無形中他們也知道打日本人冤家了。

同時，在這次的長征中，有值得我們自驕，並且開涼山的新紀元的，有三件事：

第一，我沿途請黑夷保送，沒有行過吃血酒，開牛皮的勇贖，這是漢夷誠信互待的初次表現。

第二，我沒有請通事或翻譯，沿途由能操漢夷兩種話的娃子替我們傳話，居然沒有

困難地通過了涼山。

第三，我請不到騾子，滑竿初次從涼山出現，很引起夷胞的驚奇，以前以為滑竿不適涼山的藉僻，已被這次的事實擊破。

通過涼山的經驗更教訓了我：

一、夷胞這一問題，滇僑應負有極大的責任。我們不能總單於任何一方。歷史的血跡，我們既無法洗清，今後如何補救當由領事——僑領向貴文化新中國的路線走，首先應該先研究我們自己。我們尤要消滅自己身上的害終之馬，再消滅對方的害羆之馬。

二、在目前，研究僑僑是一件事，開發僑僑，又是一件事；這是極端不宜的現象，我們需要研究與實用相適應。有人把前者風潮為學術工作，後者為企業工作，我甚不表贊同。學術即是應用，在抗戰建國的今日，我們不需要學究的研究，我們要求學者和社會合作，把研究僑僑的結果用之于開發僑僑；這樣的研究，才有價值，才不浪費。

三、我企望時下談夷務的這人能夠切實到僑僑圈內去走走，領畧領畧夷胞的真正問題及其滋結所在，閉門造車，貿然實行，必有割足適履的弊病。有許多問題，理論是行得通的，但事實大有困難，非身歷親歷，不易了解。因為理論家的方案有時是很違背現

實的。

四、政府的政策要令出必行，要慎始慎終才能得到同胞的信仰。政策決定之後，必需一心一德去貫徹牠，不要讓它半途而廢，以免失去辦事之威信，譬如現在極力宣傳種烟禁斃，田賦充公，夷地種烟，要用飛機轟炸，假使僅止于紙上的空言，毫不實現，則將來所生惡果，實較禁政這件事更大。

五、我要警告那些來邊地發橫財的朋友們，用槍枝換鴉片的辦法雖然一本萬利，但民族國家的損失實超過此數千倍，那些盲信「大小涼山滿地金銀」的朋友們更要提防失望，涼山最有希望的銀務是礦產，需要長遠的時間，充分的財力，優秀的人力，並不是甚麼探礦取物的玩意兒，涼山歡迎的是刻苦自勵，有作爲肯犧牲的青年，不是一些企圖做團團富翁的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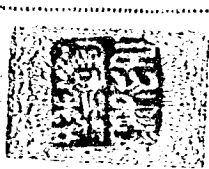
山 涼 小 大 過 運 樣 怎 辦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

邊疆問題叢書
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一冊

每部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著者 梁 凱 第

發行人 華 間 渠

印刷所 文通書局
貴陽松山路七十二號

發行所 文通書局
貴陽中環路五一二號

#6
339078

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
審查證圖書字第〇〇九號



(B0106)

1•10